

涅槃周刊

第肆拾肆期



简繁之争

Bond
Education
邦德教育



让孩子 成为人生的 冠军

邦德高中寒假及春季课程
将于11月9日开始报班
学位预定中……

邦德，让孩子成为人生的冠军

翠竹高中
东门北路1050号海洋大厦一、二楼（人民医院对面）
0755-25413595 25417312

华强北高中
华强北赛格科技园二栋二楼东
0755-83952099 83953199

新街口高中
南海大道新街口大楼裙楼三楼
0755-86038526 26050204

新新家园高中
石厦大道红岭中学旁新新家园二楼
0755-23977225 23977226

东海高中
红荔西路与农园路交汇处东海城市广场四楼
0755-82830138 82830198

龙华高中
龙华街道和平路金銮国际商务大厦504（清湖地铁站C出口）
0755-8399 0315 8399 0316

宝安高中
前进一路与兴华二路交汇处勤业冠城商务中心三楼
0755-83993301 83993302

@邦德教育
官网：www.bond520.com

我是孙杨
我就选邦德

孙杨

邦德教育杰出学员、公益形象大使
2013巴塞罗那世锦赛三冠王
2012伦敦奥运双冠王



涅槃周刊

Nirvana Weekly

第四十四期

专题

简繁之争	2	阿棱
文化与文字	3	小明
文字简化是历史的必然	4	刘宸煜
“我们真的丢失了文明吗？”	5	阿善

观点

读书人的面子	7	许纪霖
建委不是你想炸，想炸就能炸	9	五国
征收遗产税，中国真的准备好了吗	10	11 路车上的丝瓜

人物

李戈：当音乐遇上灵魂	11	Coral
致我们开始忘却的毛病	14	一名
基建工程兵的深圳故事	16	吴言

文化

笔	17	余伟
捡拾幻想	18	目目

专栏

嫌疑人 X 的选择	20	垂旸
指间沙	23	垂旸

编辑部名单

主编	牛上元
执行主编	陈思明
副主编	朱嘉怡 于韬
对外	于韬 丘樱吉 冷玥 刘心宇
专题	谢凌 朱嘉怡 杨达明 刘宸煜 陈嘉欣 陶子薇 涂晓湉 李港佳 周紫凝
人物	杨小宇 吴沐晓
文化	赖鼎睿
观点	许振华 何湘缘 雷雪然
封面设计	金山
排版设计	金山 林泽昊田
封底设计	刘欣怡

赞助合作 & 捐赠

《涅槃周刊》是一家完全由学生自筹自办的纸质媒体，自负盈亏，不以盈利为目的，售卖杂志之收入用于支付印刷费用。我们在十余所学校有固定的读者群体。

为保证内容的独立性，我们是一家在资金上完全独立的学生媒体，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请联系 于韬 18675557446

订阅请联系 丘樱吉 13699792171

简繁之争

文 / 阿棱

向快人快语的黄秋生近日又作惊人之语，他用繁体字在微博上写道：“在中国写中文正体字居然过半人看不懂，唉，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一时之间，简繁之争战火重燃，硝烟不断，各路专家纷纷跳出来发声进言，或痛心疾首扼腕叹息，或冷眼一瞥斥之荒谬，网友们更是乐得热闹，将一场未平的争议对骂成了一场混乱的口水仗，只剩下四溅的唾沫星子。

然而，若细细思来，真正刺痛公众那根敏感神经难道仅仅只是简繁之争而已吗？

其实，无论是简是繁，终究只是一种符号，符号形态的变化，并不会影响符号所代指的概念的改变，也不影响这种概念在我们意识中的反映。好比一个人的名字叫张三，无论他是“张三”还是“張三”，名字背后所代指的那个人本身是不会变的，旁人也不会因为字形的变化而指认错人。“愛”有心也罢，“爱”无心也罢，难道写情书的时候用了“无心”的“爱”，那份绵绵的情意就成了假的吗？无心无情的人写着“有心”的“愛”就情意满满了吗？而且，我也不认为读繁体字的文籍就比读简体字版的更贴近历史与文化。打个比方，读繁体字版的《道德经》和简体字版的就真的有什么差别吗？即使呈现的形态不同，可道理还是那个道理。因此，文字形态的变更并不会影响文字本身被赋予的概念的变化。

但是，文字却实实在在是文化的钥匙。若文字被遗忘，我们与所谓的文化也只能两相隔，“相思相望不相亲”。黄秋生本人也说：

“没有这个钥匙，很多文化就无法进入。”文字的隔绝是会最终导致文化的隔绝的。这并非危言耸听，也绝非杞人忧天，这不是没有先例的。

曾经盛极一时的契丹国曾有一段极度辉煌的历史。但是因为辽代书禁甚严，史书记载，擅自向汉人传递契丹文字书籍者将被问斩，因此，关于契丹文字的书籍在其同时代的北宋没有能够传播，更谈不上保存了。在加上辽史是在辽朝灭亡三百年以后才匆匆编修的，



错误缺漏比比皆是。所以，在契丹王朝消失以后，后人对于它的一切实在是知之甚少。然而，上世纪二十年代出土的契丹的石刻碑铭，却因为无人能识契丹文久久不能破译，时至今日，仍是进展甚微。那些常年深埋低下的文物，也成了无人能识的死文字。

——摘自中国新闻网

这样，一段历史的空白，文化的残缺，因为文字的缺失而无法填补。

所以，最痛心可悲的不是文化的消亡与灭绝，而是文化始终在那里，不旧不老，不死不灭，文字的遗忘却让我们与文化断了联系，即使站在我们面前，我们却不再认得，即使听见它们在对我们言语，也无法明白。

更何况，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因子，一枚历史的残片呢。

譬如“尘土”的尘，“小土为尘”是为简体字中的“尘”，仅仅是描述了形态的感受，虽直观简洁，却不堪琢磨，但是繁体字中却写为“塵”，在《说文解字》中，“塵，鹿行扬尘也。从鹿从土。”最早源于先民在猎鹿时，鹿群奔跑所引起的飞尘土灰。如此一来，文字不仅仅是表情达意如此简单，还同时具有了跳动的画面感和故事情节。一个字，彷彿是一段先人的口述历史，让千年之后的我们可以窥见历史的一丝原貌，难道文字的过度简化不是剥夺了这种体验的权利吗？又例如“土”字，“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凡土之属皆从土。”先人那种对于大地的敬畏与虔诚，细细咀嚼难道不是极有韵味的吗？

我并非觉得繁体字优越于简体字，只是繁体字比简体字携带了更多的文化元素确是不争的事实。繁体字不仅仅是一种表情达意的交流工具，它本身就是们无限精深的文化，哪怕我们因为认读书写不便而鲜少实用它，但千万不要因此将它彻底拒绝隔离。因为这样不仅仅会丧失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体验，也在将一种文化一步步地置于死地。

突然想起个故事，愿与各位共享。

一位青年人曾经向好几位书法大师求过墨宝。每次，当宣纸铺开，笔墨调匀，大师问我要什么字时，他总是说，他喜欢“静水流深”的意味。

每当这时，大师们总会歇下竹管，良久不语。这份静默，让他隐约感到了一种深度。然而，不知为什么，每次大师们留下的，都不是“静水流深”这四个字。

直到前不久，他向一位同龄朋友再次讨求这四个字时，他才坦诚地说：我不敢写这四个字。

不敢写，不敢写。蘸墨，挽袖，抬手，落笔，写就，又有什么字是写不了的呢？即使让三岁孩童，也能照葫芦画瓢地歪歪扭扭地写个不像样的出来。为何在一个大书法家手中，竟然写不出区区四

个字来。

朋友说，但凡弄墨之人，对汉字都怀着一种深深的敬畏。一般来说，有多深的功夫，多深的悟性，才敢写多深奥的字。

——摘自赵万里《静水流深》

这个故事长久令我念念不忘。

我们的文字需要被拯救，不是因为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形态，或简或繁，而是，我们需要重新对我们文字以敬畏，对文字以虔诚，对文字以谦卑，对文字以尊重。如此，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才可再复生机。

黄秋生先生微博中真正刺痛人心的，不是简繁之争，而是那句“文明已死”。

文化与文字

文 / 小明

中 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传。而关于文化的传承，汉字功不可没。正是因为有了汉字千变万化的记录，我们今天对于这个世界历史的认知才有如此清晰的概念。

中国的汉字，在我们目前的认知程度（即历史书）上，最早依据的是龟甲兽骨和各种金属钟鼎上由先人刻画下的文字。而抛开有确切记载的部分，有人说文字始于伏羲的“造书契”，有人说始于黄帝时的仓颉“造字”。据《荀子·解蔽》中有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由此可见当时爱好文字的不仅只有仓颉一人，只是仓颉他为人比较执着，愣是把天下的文字全部搜集整理了一遍，成为了当时的杰出代表。百度百科上是这么说的：“史学家徐旭认为，文字的出现，应与仓颉有关。那时制定历法需要文字记载，制定神谕也需要行文，因此，仓颉应是颛顼族人。他‘生于斯，葬于斯’，故造书台北有仓颉陵墓。他所处的年代约为公元前 26 世纪。据此推测，四、五千年前，我国的文字就比较成熟了。”但是无论关于文字确切起源的说法如何，文字都是从象形文字，即日月山川的形态发端，再由一代一代人将其变化而成。

制定历法需要文字记载，指定神谕也需要行文。自从出现了文字的记载，这一切都变得循规蹈矩按部就班，逐渐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规律。从传说时期的象形文字，流传演变到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一种文字记载方法，到后来经历金文、小篆、



图片来自互联网

隶书、楷书等形式，并一直沿用至今。汉字的演变过程是汉字字形字体逐步规范化、稳定化的过程：小篆固定了每个字的笔划数；隶书构成了新的笔形系统；楷书稳定了汉字的字形字体，确定了的基本笔划，使笔形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各个字的笔划数和笔顺也固定下了。于是在汉文字的辅佐下，中华文化逐渐繁荣起来。

而对汉字今后发展的态度，各方意见不一。但是作为汉字的传承的支持者，我的态度并非是汉字具有多么动听的发音或者多么优美的字形，而是汉字以奇妙的单字排列作为记载的方式，在不同的读音、排列以及语境下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意思，承载着不可言语的、完全不同于西方思维方法的另类事物逻辑，其灵活性远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文字。

而如今在各大媒体，关于简体字和繁体字的争论始终没有定论，成千上万人喋喋不休，双方各执一词，谁都不肯让步。但我们不妨先看看早在秦王扫六合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我们从历史书上可以得知：秦始皇统一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的文字是小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出土的秦代简牍上刻下的往往不是秦国的小篆，而是具有隶书体式的古隶。对于为何要使用隶书，有两种解释：一这是书体之一；二是秦始皇没能完全让天下统一书写小篆。网上给出的答案说：“前者我们没有文献资料可以证明，因此，答案是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文字被创造出来的功能就在于与人书写交流，因此文字的实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文字的形体。不实用的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很好地流传的，就是因为其不便于书写。文字的功能既然在于书写交流，那么，人民在使用文字时，为了避繁从简，常常会演变出一种书写简便的字体。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文字采用的秦国小篆。小篆字体优美，看起来赏心悦目，但是小篆的最大缺点是不便书写。秦时有很多文官为了辅佐君王，每天要写成千上万的帖子来说明事理，小篆正是他们所不愿书写的，原因很简单：太累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秦简中大量存在的隶书恰恰是秦始皇用小篆统一文字失败的最佳证明。简单的隶书在秦朝很轻松地就代替了秦始皇强制推行的小篆。

隶书和小篆其实在秦朝是共存的。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说秦王使用隶书统一文字是相当科学的，但是可能由于个人或者其他原因秦王选择了小篆。秦王“书同文”的做法其实是正确的，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以及对文化的进一步统一，但是由于秦王没有站在人民的角度思考，没有很好的避繁从简，所以说实际上秦王用小篆统一文字的做法其实是错误的。

而与之对比的是汉朝的一次“书同文”，我们今天看到的汉朝的石碑竹简上刻的可都是隶书。相比之下，看来隶书才是真正统一中国的文体。

通过这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只有人民认为简单，书写方便的文字才是主流书写的文字合时代潮流。我们不应该用传统文化的借口非议简体字。简体字的推广，对降低中国文盲的数量、外国人学习汉语都有很大的帮助，且学会了简体字再去熟悉繁体字并不困难，简体字对我们传承传统文化不是一种障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责难简体字显然不合时宜。

综上，繁体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结晶，简体字是符合时代潮流，二者在信息发达的今天都不应被片面地追捧或贬低。至于繁简之争最后会有什么结局，还是交由时间来定夺。

文字简化是历史的必然

文 / 刘宸煜



图片来自互联网。

“点天飞，黄河两道弯。八字大张嘴，言字往里走。左一扭，右一扭，中间加个馬大王。你也長，我也長，心字底，月字旁。弯个钩钩挂麻糖，骑个车车逛咸阳。”整首口诀构成了一个字，这个字念“biang”，原谅我在这里现学现卖，因为听一位当地老人说，会这首口诀的人已经不多了。老人说“要是没有这个口诀，一般人写不上这个字”。它存在是因为一种面——“biang biang 面”，这种面是西安著名特色小吃，前面的两个字就是口诀中所述之字，此字一共有 56 画，由 11 个部分组成，因为太复杂，在输入法中已经被淘汰，只能在面馆外的招揽客人的旗帜上才可一睹真面目了。

写了一整段我在西安的所见所闻，或许让大家有些摸不着头脑，同时，会不会感到非常新奇呢，至少当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字是这么想的，“怎会有如此奇怪的汉字？现在为什么很难见到了呢？”回想当年我学习汉字的小学时代，当时的我认为“照”是我见过最难写的字了，还记得老师教过我一个口诀“一个日本人，拿了一把刀，杀了一口人，留下四滴血”。如今看到了这个“biang”才发现小时候那点文字游戏简直是相形见绌了。

在中国的主要地区，我们已经很少能见到简化之前的繁体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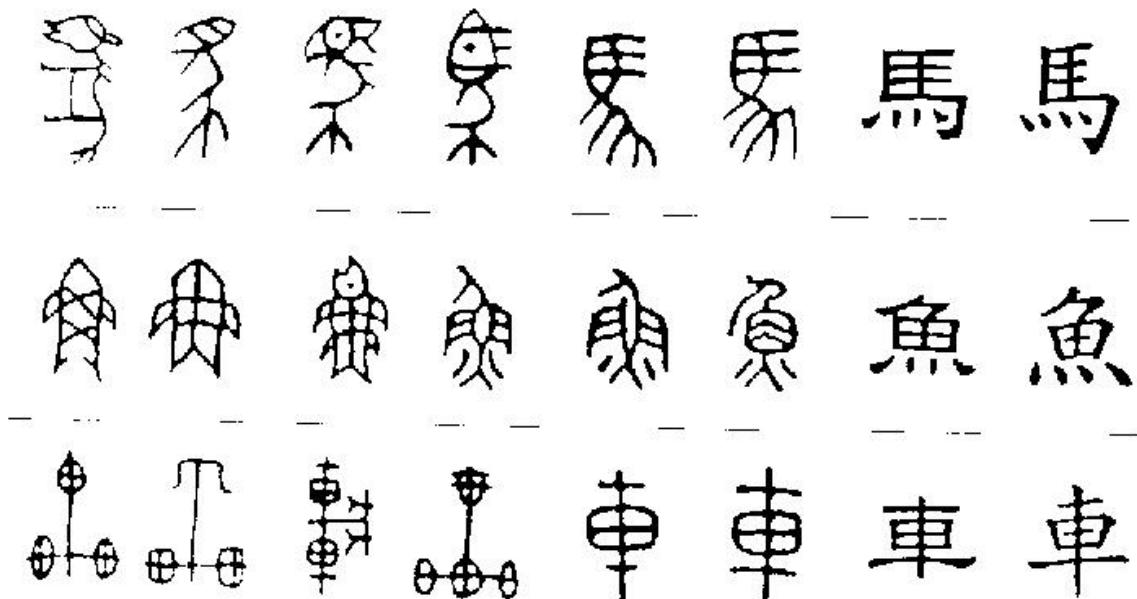
了，为什么文字的构造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呢？有没有可能是某个巧合，使文字褪去一层复杂的外衣呢？我个人认为，文字简化这一现象不是某一个强大的领导阶级可以掌控的，汉字在大陆的简化是历史的必然。

在论述文字简化的必然性之前，我必须提一提文字的用途。首先，文字的发明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可以让相隔千山万水的人们通过文字写成的文本相互交际；其次，文字通过书面语能更好的记录人类的文化活动；第三，文字能促进思维的发展，一种文化如果没有文字，就如一个人不识字。有了文字的思考才有深度的可能，因为有了记录和传承，思考才能因为累积而深入。

首先，文字的根本用途决定了其简化的必然性。文字这东西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它也不是科学，没有合理与否的问题，多数人的用法就是正确的用法。对于客观事实，如果说即使 99% 的人都认为地球是方的，地球照样是圆的；那么对于文字符号，如果 99% 的人认为“地球”应该写成“也求”，“太阳”应该写成“大日”，编纂字典的人也只能去改字典，再怎么苦口婆心得向大众解释“地球”和“太阳”的正确性都是徒劳或者说没有必要和意义。

再者，从中国当时国情来说，文字简化运动的独特针对性使文字简化成必然。文字简化发生在 1956 年，50 年代为了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大力扫盲，那时期在工厂，街道，农村，到处都组建了扫盲班，识字和学文化是那一时期的热潮，但是这一运动遇到了困难，繁体字笔画多，难写难认，而扫盲对象是大批的大字不识的成年人，接受能力有限。而有些会写一点字的人们写的字并不正确，如果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的话就是“缺胳膊少腿”为了这一需要便收集群众中的一些书写习惯并统一形成简化字。

其三，万事万物的简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时代前进的步伐总是在一次次化简中前进的，由繁简之争我想起了，古文与白话文之争；钢笔与毛笔之争，传统服饰与现代服饰之争，几乎所有事物的演变过程都是由繁化简，自然而然，简单的文化的也往往是能最广为流传且难以消逝的，大家熟知的英语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英语仅仅由 26 个字母组成，而汉语则由上万个汉字组成，为什么许多国家都把英语作为一门重要的必修课，我想原因不全在于美国的是我们的老大哥，主要是因为英语相对于其他语言便于学习，易于接受。而现代已简化的汉语还是让许多外国人不敢高攀。有一次我和一个外国友人聊起中国给她的印象，她对我说：“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家”，于是我非常好奇，她接着说：“因为你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们的文字太难懂了”。

综上所述，汉字的针对性，用途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决定了汉字的简化，由繁化简是汉字演化过程中的必然。

有些人觉得 50 年代的文字简化使得中国的文化精髓随着繁体字的落幕而消失不见了，一位台湾朋友说：汉字简化后，貌不见，爱无心，产不生，厥空空，麵无麦，运无车，尊无道，兒无首，飞单翼，涌无力，有雲无雨，開閔无门，鄉里无郎，有多少老学者，老专家痛心疾首的认为甲骨文是多么的优秀而我们却不能学它，小篆，大篆有多么的古典，我们却渐渐忘却，而今繁体字又要被我们遗忘，这是多么惋惜，悲哀啊。

但是笔者在此想要为简体字辩护，因为是简化字塑造了我的符号结构。假设我们把文字的发展比作修一条马路，随着马车的负载量不断增加，马路也要不断的拆除，新建，加固。假使我们停止拓宽马路，那么马车的前进也许会举步维艰。爱惜往事本不是什么坏事，可是如果拘泥于往事就是坏事了。

还有些人支持恢复繁体字在大陆地区的使用，理由就是不学习繁体字，古时候的文献就没人看得懂了，文化就断代了，中国民族的精髓就传承不下去了。现代用简化字教文言，确实有些不忠于原著的味道，但恢复了繁体，是否接下来就要恢复竖排？再接着恢复竹简？…到最后连繁体字也不得不让位于更古老的小篆，甲骨文呢？难道换了字体，文本的意思和蕴含的精神就改变了吗？甲骨文失传了几千年，中华文明也不一直流传下来了吗？

当今最急需重拾的传统，不是这区区几个字形，符号孰优孰劣，而是这些字符所传递的传统文化，把爱写成爱当然没有错，但把“狐假虎威”写成“狐狸借老虎的威风”才会真的让中国传统断了代。当我们认为港台子弟写繁体高端大气时，是不是该看看自己，曾不曾履行曾经熟背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字经中的“父母呼应勿欢 父母命 行勿懒”；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毕竟这些才算得上真正值得我们铭记，遵守的中华文明之本。

“我们真的丢失了文明吗？”

文 / 阿善

1956 年 1月 28 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23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标志了新中国简化字运动拉开序幕，也注定了多年后新一代的争议不断。

在我们尚未跟上时代的步伐，全力发展经济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争论简体字与繁体字，也无暇争论。而到我们这一辈时，网络上的舆论纷纷，两方（支持简体和支持繁体）动辄便吵，有时甚至引起两岸争端。

專題 | Topic

我并非简体字或者繁体字的拥护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千多个简体字都是尽善尽美的，也不意味着繁体字就是国粹就是精华。

自从网上开始流传着这么一则消息后：一位台湾朋友说：“汉字简化后，亲不见，爱无心，产不生，厥空空，面无麦，运无车，导无道，儿无首，飞单翼，涌无力，有云无雨，开閨无门，乡里无郎，圣不能听也不能说，买成钩刀下有人头，轮成人下有匕首，进不是越来越佳而往井里走，可魔仍是魔。”更严厉的争论开始了。人们学会从繁体字简化的意义开始批评简体字。如果说批评简体字的人有等级，那么那一则消息的批评者则属于比较高级的范畴。

我曾看过一位作者的观点，他认为大多数批评者是无知的，他们望文生义，完全不假思索的附会。他们暴露出批评者自己对于汉字的渊源、汉字的发展和汉字的演化的无知以及偏见。对于此类人高呼“简体字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中国传统文明因为简化文字而渐渐丢失”“简体字割裂传统文化”，他都当笑话看。就好比“爱无心，亲不见”，这早在宋朝时的行书楷化就出现了模板。

这位网络作者——讼棍茶水斋这么考证到，“一些抓住简化字副作用批评的人，他们认为简化字将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字简化为同一个字，会引起歧义。”“后”与“後”是最常举的例子。然则这种批评，其实并不公平。因为简化字方案的这类合并，基本有历史文献依据，是将古代本来就可以互相假借的两个字合并。以“后”“後”为例。《礼记》：“知止而后定”。这里的“后”就是假“后”为“後”的用法。而在考古出土的日常文书中，例如马王堆汉墓帛书、竹简、银雀山汉墓竹简，这种用例颇多。可见汉时人早就在这么用了。再如“谷”“穀”也是常常被批评的一组合并字。这些一字多语素在使用中一般并不会造成什么混淆。”

同时，他文中亦有提到：有些批评者批评万能部首，好比“又”。“對”“鳳”“鷄”“勑”“權”“漢”“樹”这些字的部首本来不同，统统都无厘头的用一个“又”代替，成何体统。笔者不否认他们批评的道理所在，但是用来斥责简体字也实则不公平。

经讼棍茶水斋考证：“在直承古文的篆书中，“奕”中之“大”确实是大字，而“奐”中之“大”其实是合起的两只手；“樊”中之“大”是分开的两只手；“奠”中之“大”则是桌几（供桌）之形；“莫”中之“大”则是草木之形。很显然隶变的结果使得这些字的表意、象形部分全部或部分的被破坏掉了，死忠“正体字”的人面对此景又情何以堪？总不至于还要高呼废隶书、复篆文吧？——历史上颇有一些腐儒是这样批评隶变的，当然他们的批评在历史的长河中连泡都冒不出几个。隶变中的万能部首“大”，是造隶书的人图省事的结果。”

在笔者看来，这就好比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美式英语的偷懒和简便是总所周知的，英式英语的严谨与礼貌则保留了传统英语的“绅士”。然而英国人对于美式英语的态度大多数是否定的，美式英语过于随便简单使得向来严谨的他们无法接受。在某种角度上看，这跟简繁体的争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笔者对于网上的“简体字使得更多人得以扫盲”持不否定态度。“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已发生的不可控因素，使得文盲大量衍生。然而简体字的简单、方便让他们融入文明社会更容易。

我们不否定简体字给我们带来的方便，也承认简体字使得国粹并不能很好的传承。那么，我们的文明真的丢失了吗？我们难道不知四书五经，不读史不学诗？改变难道给我们带来的只是坏处吗？

所谓繁简体字的争端，在笔者看来，大多数是出于审美观和一种复古情结。人的情绪是千变万化的，作为一种感性动物人难免会有些无法避免的情结，这无疑也是一种美感。中国国粹之一的书法，眷写时用的总是正体字——即便是现今。这是中国一种特有的艺术。然而，它们所表达的含义只有正体字才能表达吗？难道写出同样的简体字，它便不是那个意思了？有些人喜欢用正体字写自己的名字，难道用简体字写出来，他便不是那个人了？

并不是的。我们在改变，我们在努力使得生活变的方便，但我们并没有丢失我们的文明。如果说仅仅只是因为字的形式改变，那么文明就会渐渐丢失，那么这种文明要来有何用？庆幸的是，认为文明会丢失的只是些无知的批评者。然而，也觉得有些悲哀。现如今的大部分中国人难道只会随波逐流？而不是冷静一下尝试思考？

在这里，笔者只能诚恳的提出点自己的看法。

一个理论的提出是需要实例来佐证的，没有实例的言论只是个空壳。言论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你信或不信。并非你认为它正确，那么其它的观点便都是错误的。这个世界本就没有正误之分，有的只是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衡量。然而我们存活于世上，必然需要学会判断，需要学会抉择。而判断和抉择建立在思考上，我们难免会借鉴别人的想法，但是否肯定，是否全盘接收，是否否定，都在于思考上。

学会思考并不是难事，它决计不会比我们吃一碗饭难。真正难能可贵的是，你是否因为思考而有了属于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抉择。

以上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魚	鳥	羊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草書			

图片来源：网络。

读书人的面子

文 / 许纪霖

(发表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 十世纪的历史有几个至今无法解开之谜，其中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 195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究竟是被迫的，还是自觉的？如果二者兼而有之，那么，在什么层面上是不自愿的，在什么意义上又有自觉的成分？这些年，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出版了若干，最新的著作，便是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作者之前有过一本脍炙人口的《人有病，天知否》，如今这本新著，延续其一贯的风格，书名首先就起得好，从毛泽东诗词中觅来的妙句。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从其与读书人的关系便可窥见全豹。建国之后，让毛泽东最头痛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泽东习惯将知识分子比喻为一根轻飘飘、随处飘荡的羽毛，最终不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皮上，就是皈依于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他知道，像斯大林那样，仅仅靠肃反和暴力，征服得了读书人的身体，赢不了他们的心。延安整风运动的巨大成功，让毛泽东总结出一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攻心之术。于是，整个五十年代，针对知识分子的，不是某个特定的政治运动，而是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1949 年，北京高校部分教授的政治学习运动；1950 年，清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1951 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1952 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 年，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运动；1954 年，批判俞平伯、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1955 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7 年，反右运动。其间除了 1956 年有过一段短暂的“早春”之外，大部分历史岁月，知识分子都在运动的漩涡中挣扎、浮沉，直至反右运动完全没顶、沉没。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运动来了，千钧万力，任谁也抵抗不住。以往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多侧重其外力强制的一面。“强制说”固然简单明快，却也有一些现象无法解说。比如，思想改造运动，最初乃是由于北大校长马寅初主动向中央提议，后来被周恩来采纳，发展为全面的知识分子“洗澡”运动。再比如，梁漱溟早在 1953 年就被打倒，被视为反动透顶，脑袋像花岗石一样顽固不灵，无须再费力改造，只是作为反面教员在政协中养起来。然而，偏偏这个梁漱溟，晚年却致力于打通马列主义与儒家思想的任督二脉，在 1959 年主动撰写长文歌颂大跃进是“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而在傅雷、沈从文等人的私密家信之中，由衷崇敬毛泽东、赞扬新政权、自我忏悔乃至自轻自贱的词句比比皆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或许，我们可以用心理学的心理防御机制获得一个现成的解释：当一个人受到强迫和侮辱之后，其心理防御机制会不自觉地将被迫调整为主动，以减轻内心的焦虑。就像一个人被羞辱了，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索性说自己其实是自愿的。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也是

如此，为了维护自尊的体面，将原先强制性的“洗脑”演化为自觉的意识。这一解释，从常识而言相当痛快，对于某些个案来说也有其道理，但从知识分子整体而言，不免过于简单化，有思想偷懒之嫌。

雷霆万钧之泰山压顶之下，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各奔东西，急剧分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顽固抗拒者，通常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诚惶诚恐，顺势而行。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我称之为“自觉而不自愿”。按照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的说法，自觉，是理性的品格，自愿，是意志的品格，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对于思想改造

运动，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意志上是不情愿的，被迫接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尤其是被迫自我检讨，然而，在理性的层面，其中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却有着试图了解新意识形态、反省原有立场的理性自觉。人，本来就是古怪的精灵，大脑与心灵、理性与意志之间的错位和打架，原是寻常之事，何况读过一点书、情感更为敏感细腻的知识分子，更是复杂的两腿动物，无法用非黑即白的简单尺子去度量他们。

先说意志上的不自愿。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此前后的批判运动不同，涉及教育、出版、科技、文艺各界，人人洗澡，个个过关，只要是读过书的，便无所逃避于其间。与思想改造运动同时配套的，还有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内部的“清理中层”。若有违抗，很有可能划入更可怕的专政对象。国家机器、主流舆论和群众运动，给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

《故国人民有所思》所依据的史料，基本是当年组织系统的内部文件和情况汇报，其中披露了运动策划者与组织者的动机和谋略。北京市委布置“烧教授”的计划，提出要对他们“猛火攻、慢火炖”，“打破情面、打下架子、打下尾巴”。知识分子是否愿意接受改造，检讨得是否深刻彻底，不仅与政治划线有关，还涉及切身利益。职称评定以政治立场挂帅，文件明确规定：“政治态度划为中右的，或虽划为中中，但表现一般或倾向落后的教师，一般地不考虑提升职务。”而那些政治上不可靠、对新政权有疏离感的教授，索性借院系调整之际，将他们调离京城，到偏远省份任教。

当然，有大棒子，也有胡萝卜。1952 年前后，国家将知识分子纳入国家的干部编制，全部包养下来，让其没有衣食之忧，甚至让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享受超等待遇。京津地区一级教授的工资三百四十五元，而当时小助教收入，最低的五十六元。谁是一级、二级教授，谁是三级、四级教授，除学术水准之外，政治态度是更重要的考量。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冯友兰第一次教授评级，只评到四级，后来拼命检讨，努力表现，才转为一级教授。

马寅初先生是思想改造的始作俑者，他的原初想法不过是一场学习运动，让教师们聚在一起，领会马列主义而已。但一旦被组织接过去，便变为人人检讨、相互揭发的“洗澡”运动。戕害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检讨文化、大批判文化从此在读书人当中扎根发酵，危害无穷。二十年前北京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其中有一段情节，街道大妈嘲笑当老师的邻居：“知识分子？不会写检讨的还叫知识分子？”1949 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大部分精力不是用于研究学问，而是不断地写检讨，想办法如何在运动中过关。最近，一百二十万字的《李慎之的检讨书》正式出版，捧在手里两大厚本，读者的心情却比书还沉重：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究竟在干些什么？假如没有接踵而至的各种政治运动，诺贝尔奖大概早就成为囊中之物了。

真正的读书人对权力与金钱的兴趣不浓，他们最在乎的是面子，面子与人格尊严有关，这是读书人最得以自重之处。最近南京大学的校园话剧《蒋公的面子》在全国大红大紫，解玺璋先生的评论很精彩：蒋介石未必在意自己的面子，更不在乎文人是否给自己面子，“倒是真拿自己面子当回事的，几个文人而已”。然而，思想改造运动首先要扫荡的，就是文化人的面子。让那些平时令人尊重的大教授“洗小盆”（教研室里检讨）、“洗中盆”（全系师生面前检讨）、“洗大盆”（在大礼堂里全校检讨），在众多学生、同事面前，

公开交代自己的反动历史、丑陋思想，用最不堪的语言数落自己、作践自己。对于爱面子的读书人来说，真可谓生不如死。难怪几次全校检讨都没有通过的冯友兰、金岳霖私下见面，两人抱头痛哭。

自我作践还不算难事，只要痛下决心，脸皮厚就行。最难的，还要揭发批判别人，不仅揭发批判，而且还要比谁的调子高、语言毒、态度狠。读思想改造运动的史料，最让我感慨的，还不是组织上的严厉，而是知识分子同道间的自相攻击。梁漱溟在大会上要求给一个自我辩白的机会，台上的毛泽东默许了，却被底下的民主党派同仁一片怒吼轰下了台。同事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乃至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的揭发，连客厅里、饭桌边、床第上的私密话都被抛出来了。儒家传统的私德伦理被神圣的革命道义论抹杀，从此，知识分子之间，除了革命公义之外，再无私情可言。人是不容易被陌生人伤害的，而最容易伤害你的，正是你最在乎、有私人情感的朋友和亲人。然而，在强大的“利维坦”面前，人人自危，个个欲苟全性命。人性其实差别不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激发人性之善，而反之却让天使变成魔鬼。所谓政治运动，实际是知识分子自己整自己的运动，或者借刀杀人，或者卖友保身，先将仇敌抛出去，随之将朋友推入火坑，最后轮到了自己。

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中，触目皆是这类例子。大学共同体本来是一个以学术权威为中心的礼治共同体，然而运动颠覆了原本的共同体秩序，不断鼓励学生向老师挑战，青年教师向老一辈学者发难。冯友兰的发言被年轻人一再打断，还被指着鼻子警告：“我提醒你注意”如何如何。北大化学系傅鹰教授身为副校长，但在系里得不到尊重，化学系总支屡屡向傅鹰挑衅，试图在人事、学术、教学上由总支独揽大权。傅鹰伤心地说：“青年老年之间这几年伤了感情，过去我们对学生真是用心，现在感情大不如以前，年轻人对老教师也毫无感情，双方如此，自然不易搞好。”

在意志上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在理性上没有自觉的成分。之所以如此，乃有其复杂的思想脉络和历史语境。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有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是政治上接受新政权；第二是思想上接受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第三是学术上接受马列主义方法指导。在第一个政治层面，可以说大部分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都对新政权有所期待。原因无他，乃是他们太痛恨腐败的国民党，共产党初入城时所带来的新气象，让许多知识分子都欣喜不已，对新政权有好感，产生了政治上的认同。《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有一篇谈的是著名史学大师陈垣。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三次派专机接他南下，这位辅仁大学校长就是不走，他说：

“我是抱着怀疑的心理要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这一定有个道理。”如同陈垣一样，不少有理性自觉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权背后的意识形态充满好奇之心。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不久，清华的一些教授自动组织起来，学习自己所陌生的马列主义。陈垣在1949年之后的积极态度，包括批判学术上的老友胡适，连胡适在美国都感到诧异，认为是被逼的。其实，未必没有自觉的成分。到1958年，陈垣老先生以七十八岁的高龄申请入党，引起知识界轰动，成为思想改造成功的标杆性人物。他有一句经常被统战部门的工作报告引用的名言：“过去几十年自己太无知了，恨自己接触党太晚了。”

在思想层面，虽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广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但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洛克、哈耶克那一路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结合了社会主义理念的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他们不论在理想境界还是现实问题上，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想并非完全疏离，相反倒具有某种亲和性。许多知识分子愿意慢慢接触和了解新国家意识形态，虽然在学术层面他们还想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不过，群众性运动疾风骤雨，如何等得了知识分子的自觉转变？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顾颉刚抱怨说：“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与，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切，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六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二十余年的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

思想改造运动自有从延安开始的一套办法，理解要转变，不理解也要转变。这就是向知识分子大喝一声：你的立场站错了！从儒家士大夫到近代知识分子，中国读书人都相信家国天下、士志于道，自信热爱社稷、心系黎民。两千年来，纵然读书人有百般缺点，但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还从来没有被怀疑过。然而，在思想改造运动之中，知识分子赖以自信与自尊的基石被两种谁也不敢反对的意识形态彻底摧毁了。摆在读书人面前的，是两个非此即彼的立场选择：一个是民族主义：你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还是中华民族立场？另一个平民主义：你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还是平民大众一边？正是这一“态度 / 立场决定论”，从第一个回合交手，就瓦解了读书人的思想学术防线。

抗美援朝不仅是一场对外的民族战争，也是一场国内的思想运动。知识分子自以为爱国，但为什么你们有如此深刻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结？你们清华留美学堂出身，又在欧美留学多年，喝着帝国主义的狼奶长大，言必称柏拉图、杜威，谈起西方如数家珍，讲到中国，又了解多少？……在义正词严、排山倒海的大批判面前，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纷纷惶惶然，感觉自己真的成了与中华民族格格不入的文化买办和学术洋奴，只能举手投降。

即使没有留过洋的，也有另外一种平民主义的立场选择考验着知识分子。新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是阶级斗争，不少知识分子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理想、新民主主义路线和唯物史观，但无法接受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相信梁漱溟的说法，中国社会没有阶级，只有“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土改运动当中，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工作团，让他们亲眼见识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这一招果然收到奇效。知识分子原先以为自己与人民大众有天然的感情，一到农村，发现自己早就与社会脱节，与人民疏离。沈从文在给夫人张兆和的家书中沉痛地说：“土改以后，觉得自己在城市中胡写几十年，与人民脱节无一是处，痛苦之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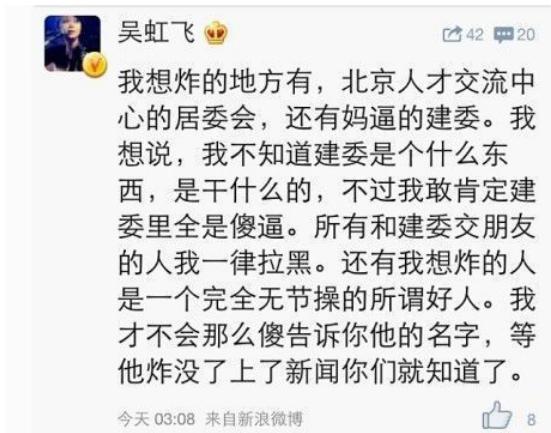
宋代以后的平民主义趋向和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情感，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中根深蒂固，具有价值上的合法性。当组织上要求知识分子检讨自己的思想学术立场，他们在理性上真的以为自己有什么问题，需要认真地反省和检讨。而原先崇尚的个人独立和学术自由，又被批判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个人等同于私，人民等同于公，这样的公私二分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源远流长，个人主义就是与中华民族与人民大众对抗。通过政治上的“分清敌我”，将思想与学术政治化，将学术问题化约为思想立场，将思想取向化为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和政治失去其合理的边际分界，被整合为一个整体性的立场问题，这使得知识分子全然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自尊，于是自我作践、自我矮化未必不是出于内心的真诚。

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失去了自我。然而，思想真的可以通过群众性的暴风雨运动得以改造，得以重新塑造吗？王元化先生在《癸酉日记》之中，意味深长地写道：“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在江南闷热异常的梅雨季节，回眸那段心路历程，“故国人民”真的应该走出无知与健忘，“有所思”啊。

建委不是你想炸，想炸就能炸

文 / 五国



7月21日，“幸福大街”主唱吴虹飞在微博上发布有关“炸建委”的言论。北京警方因此在第二天将其拘留，并于8月2号凌晨获释回家。

吴虹飞的微博言论如图所示，当天下午三点多她又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我想炸——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旁边的麦当劳——的鸡翅，薯条，馒头。。。。。 ”似乎是意识到之前的言论有些偏激，想淡化其严肃性。

身为公共人物，吴虹飞的言行自然会被大众所关注。被警方拘留的事件，让她成为了议论的焦点。同时作为一名名人，她还有着许多身份：侗族人、清华大学毕业生、“幸福大街”的主唱、作家，曾经还做过新京报的记者，这也使得拘留事件更富有争议性。

网民对该事件的态度基本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言论自由是要受到法律约束的，公众人物更该注意自己的言行，吴的言论有危害公众之嫌，警方可以依法将其拘留调查。另一派则认为，吴的言论对公共秩序并不足以构成威胁，警方的举动有些过分，甚至有其实是在冀中星机场爆炸事件的影响之下才“杀鸡儆猴”的嫌疑。

笔者以为，吴虹飞的言论显然是不妥当的。一个公众人物，在公众平台上表露破坏公共设施的企图，属不属实先不说，但是从言论本身来讲就是不理智甚至是令人反感的。在笔者看来，两派争论的根源在于两个问题，一是吴虹飞的言论是否违法，二是警方的行为是否合理。

警方在7月22日将她刑事拘留，罪名为“寻衅滋事罪”。

根据百度百科的说法，“刑事拘留”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在侦查过程中，遇到法定的紧急情况时，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所采取的临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它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拘留的对象是现行犯或者是重大嫌疑分子。现行犯是指正在实施犯罪的人，重大嫌疑分子是指有证据证明具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其二，具有法定的紧急情形之一。

而吴虹飞的微博言论似乎不能直接说明她是一个“重大嫌疑分子”，现实中也未出现所谓“紧急情形”。以笔者“法盲”的眼光来看，警方并不能“刑事拘留”她。之后警方将“刑事拘留”改为“行政拘留”。行政拘留是指法定的行政机关（专指公安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人，在短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行政处罚。行政拘留是最严厉的一种行政处罚，通常适用于严重违反治安管理但不构成犯罪，而警告、罚款处罚不足以惩戒的情况。警方改变拘留形式的缘由不得而知，但这样的形式确实更说得通一些。

而“寻衅滋事罪”，则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犯此罪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总而言之，吴虹飞的不妥言论授人以柄，她应该为自己的言论负责，警方为此有所反应在情理之中。但警方的具体举措也有不当的地方，譬如说“刑事拘留”的做法就有些过分了。

吴虹飞在被拘留十天之后从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拘留所获释，8月4号夜，“幸福大街”按原计划亮相嘉峪关，吴的生活似乎已回归正轨。

但是关于事件的讨论还在继续。

笔者不得不说，吴虹飞在这场事件中的表现令人失望。

她作为一个公共人物，在微博上发表“炸建委”这样的言论就非常不妥。获释之后她接受南方都市报、潇湘晨报等媒体采访的言论就更令笔者厌恶，譬如“这只是个无厘头的玩笑。”“我就不知道发了哪个神经，我就是忽然去写了。”“这里‘炸’只存在搞笑的意义，(我)一直是无厘头的周星驰式的，就是爱玩，爱胡说八道。”“临走我还带了一本科幻小说《再见，所有的鱼》。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我穿着拖鞋走的，还想抽空看看科幻小说呢，我以为我做个笔录，就可以回家。”实际上吴虹飞此前就多有出位言论。比如几年前她曾撰文说“我要杀房东”，如此看来获释后房东要求她退租、警方怀疑她有犯罪嫌疑也算合理了。

张晓舟形容吴虹飞得了“微博重症”。笔者在吴身上，看到的既不是“异见者”的特立独行、也不是“摇滚嬉皮”的放荡不羁、更不是“文艺青年”的天真浪漫，笔者看到的，只是不负责任与社会常识的欠缺，甚至有些哗众取宠。

“炸建委”这样的一场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关于网络言论自由边界等种种问题的讨论。在这场事件中，当事人与警方的行为都有不妥的地方，建委不是你想炸就能炸，人也不是你想抓就能抓。而网民对事件的热切关注则值得赞许，这是对程序正义的诉求。但网民在关注、评论事件时，也同样应当遵守规则、尊重现实，不能因吴虹飞“反抗者”的姿态就赞许她而把她塑造成反抗英雄，也不能单因她的出位言语就妄言她在炒作、罪该万死。无论如何，尊重客观事实、遵守法律法规是每个公民在网络发言乃至现实生活中都应坚持的原则。

征收遗产税， 中国真的准备好了吗

文 /11 路车上的丝瓜

最近，一条“征收遗产税被列入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税收作为一个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又一次被推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而关于遗产税征收情况的种种预测，由遗产税所引发的许多思考，都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先来了解一下遗产税。维基百科上对遗产税的介绍是这样的：“遗产税是指一个人死亡之后，另一人为拥有、占有或享用死者的财产而须缴纳的税，该税率乃视乎死者逝世的日期而定。在国际税法中，遗产税和继承税是有分别的，前者是向死者的代表人征收的，而后者则是向遗产的受益人征收的，然而这种分别并不常受到重视。”

确实如同维基百科所说，在大部分征收遗产税的国家，遗产税的缴纳者就是遗产的收受人。而且这类遗产税往往是比较高额的。所以才会出现日本皇后及其家人为了继承其父遗产而卖掉大部分房产的事情。但是同时，遗产税的起征点一般是比较高的，比如美国遗产税的起征点为一个家庭 1050 万美元，而满足这个条件的家庭，在美国家庭总数的比例中还不到 1%。所以遗产税可以基本上说是“富人的税”。

了解了遗产税的大致情况，再回到中国征收遗产税这个话题上，就会发现中国征收遗产税的条件是多么的不充足。

首先，遗产税的起征点就具有很大的争议。据财政部 2010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遗产税起征点在 80 万元。这个起征点被许多市民和网友吐槽“太低”。确实，80 万元，对于一个二线城市来说，都只不过是一套正常家庭居住房的价格，更不用说对于像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而言，80 万元是一个多么普遍的财产数字了。如果真的以这样的起征点征收遗产税，那么遗产税就由“富人的税”变成了“大多数人的税”，太不符合遗产税“为缩小贫富差距而征收”的初衷了。

其次，遗产税征收的前提是对个人或家庭财产的详细登记，而中国在这方面应该说是还不够完善的。并且这同时还牵扯到了一个问题：官员财产。遗产税的征收，政府官员们理应带个好头。可是谁来监督官员们呢？官员财产迟迟不公开，也得不到监督，这样就会导致问题了：官员遗产税的征收缺乏说服力，难以使公众信服，从而影响遗产税对百姓的征收。所以，政府官员财产不公开，个人或家庭财产不进行详细登记，遗产税的征收是无法有效地实行的。

另外，遗产税的征收还与“遗产”的界定有关。也许很多人会想：房产是遗产的一个主要部分。可是房产真的是遗产吗？在中国，大部分人们能够买到的其实不是房子和土地，而是一套房子最多 70

年的使用权。既然人们只有使用权，那当然不能算是遗产。可是似乎国外征收遗产税时，房产也是算在其中的。那是因为国外大部分地区的房产，人们买到的不是使用权，而是拥有权。也就是说，在国外买下了一处房产，那么它就永远归购买者和购买者的后代所有，而不是归国家所有了。所以，如果中国不能将土地私有化的问题解决，是无法做到向外国那样征收遗产税的。而土地私有化，似乎又不是一个短时间之内可以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

最后，是最重要也是最值得社会关注的问题，遗产税征收之后的用处。遗产税，无论起征点在哪里，都是一项比较高额的税收。而这样大的一笔税收，政府准备如何运用？具体的措施和预算又在什么时候能够展示给公众？在实施预算的过程中，谁来监督，怎样监督？这些都是需要花大量时间去考虑、商讨的问题。其实，公众最希望看到的，无非就是一个公开化、透明化的税收和花费税收的过程。这不仅仅局限于遗产税，对于任何一项税收，公众都有权要求政府公开透明地进行支出。只是这样的公众权利，政府似乎一直都不够重视。而如果一项税收不能做到公开透明，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公众的私人财产就这样被不明不白地强行征收去了，最后却不知所终呢？所以，无论是遗产税，还是个税等税收，政府都应当尽量做到公开透明，让公众监督政府。这样才能树立起政府公信力，才更有利创建和谐社会，才能够达到社会的民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并没有对征收遗产税做好充足的准备。而政府在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与现实国情的情况下，就贸然地提出一项税款的征收的行为，实在欠妥。而且，不管是遗产税，还是其他税收，甚至是政府的任何一项决策或行为，都应当在尽量周到全面的考虑到各个方面之后，再向公众提出。而真正的决定权，应该由公众掌握。这样，政府的行为，才能充分体现民意；这个社会，才会更加民主。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李戈：当音乐遇上灵魂

采访、文 /Coral

每个深中人，心里都有一首歌。在军训的体一，新生们在学长的带领下第一次唱起这首歌；在凤凰木下走过三年最终离开之后，曾经的深中人心中走不掉的也是这首歌——

这首歌叫《凤凰花又开》。

也许所有人都知道这首与校歌有一个出名的演唱者叫陈楚生，然而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在这背后，是一位来自古城西安的女音乐人，谱写了这首让深中人魂牵梦萦的歌曲。

她的名字叫做李戈，从1997年误打误撞来到深圳开始，她已与这座城市共呼吸了十六年。今年6月，她制作的新专辑《爱如小孩》刚刚在台湾传统和艺术金曲奖斩获“最佳儿童专辑”。与此同时，她更是一个专业的琵琶演奏家，自小习琴的她至今已走过了三十多年的琵琶演奏生涯。

7月中旬一个午后，笔者有幸采访到了这位充满魅力的女音乐人，聊了聊《凤凰花又开》，以及她这一路的故事：关于音乐，爱和责任。

凤凰花开

2006年，为了筹备来年的深中60周年校庆，当时的校长王铮找到了李戈，希望她能为深中的校庆专辑写一首新校歌。

当时的李戈，甚至不知道凤凰花长什么样子。但在她心里，她知道她要写一首不一样的校歌。它没有人们平常听到的高中大学校歌般浮夸磅礴的主旋律。她想用她的方式，为这首歌注入独一无二的情感。

“那时候我们老师给一个空军导弹学院写校歌，就叫我们去给他们唱，但我们没人想去唱！‘空军导弹学院，我们的摇篮……’我那时候就想，我以后要是写校歌，绝对不这样写！”

因为朋友引荐，李戈认识了魏尚平老师，也因此知道了他平素非常爱写歌词；而其中一首歌词瞬间抓住了李戈的眼球：《凤凰花又开》。过后为了校庆专辑的曲目准备，李戈找到了魏尚平老师所写的《凤凰花又开》的原稿，想把这首歌词配上曲，作为深中的新校歌。

但手头的第一个问题是：歌词的原稿写的太过文绉绉，不利于旋律的表现。于是李戈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对歌词动了个大手术，把原来歌词中类似“沉沉的暮霭”“栅栏旁边”这样相对冗杂的词汇修改删减，改到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朗朗上口的版本。李戈没有改动原来的歌名，“我很喜欢这个歌名。它一映入眼帘就抓住我的心了，所以我就没有改。”她这样说。

接下来的谱曲对于李戈这样一个有着极高音乐修养的音乐人来说，可谓水到渠成。下一步则是进入常规的制作流程，寻找演唱者和出版方。

由于前段时间的一个歌友会上李戈偶然结识了当时还仍是酒吧驻唱的陈楚生。她在创作《凤凰花又开》时自然而然地联想起了这个年轻的歌手以及他明亮干净的音色，觉得他能够与歌曲里的校园气质契合得天衣无缝。在创作完成后，李戈第一个找到了陈楚生，希望他能来演唱这首校园歌曲作品，而当时还在为生计奔波的陈楚生当然没有拒绝这一邀请。

歌曲的第一版就此开始了录制。但因为录制时，学校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资金，所以这个版本的编曲和制作都比较简陋。当李戈把这首歌拿到那一个季度的《鹏城歌飞扬》打榜时，它并没有入选当季的十大歌曲。“后来我们都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只是因为在制作规模方面没有被认可，”李戈回忆道，“后来学校就又给了六万块钱来重新录这首歌。”这一次，制作团队

被搬到了北京。

这时候，陈楚生因为自己的酒吧驻唱工作缺席了北京的录制，重新寻找演唱者的任务又落到了李戈手里。恰巧，李戈得知水木年华的缪杰在高中就读于北大附中时的物理老师正是王铮。水木年华又是靠校园民谣在国内乐坛一举成名的。这与李戈的设想一拍即合。她迅速找到了缪杰，而缪杰在听说这是深中的校歌之后，出于和王铮老师的师生深情，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参加录制。

但为什么现在最为人所知，也最常在校内被播放的版本是陈楚生的首版，而不是经过重新精良制作过的水木年华版呢？李戈认为，“大成本小成本制作，在音乐的编曲方面它是有差别，但是对于一首歌真实的情感来讲，大家还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真情。”水木年华版在打榜方面的确获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或许由于陈楚生版首先发行也首先让深中人听到，又或许是很多人喜欢这一版简单的编曲，陈楚生版的校歌到如今都在校园内外流传更广。

在北京录制第二版的过程，对李戈来说可谓曲折坎坷。缪杰先前录了很多不同版本，却都未能达到李戈心中的标准，“他在外面演出的时候，我都把他拉回来重新录，”李戈笑道。

但更戏剧化的事情还发生在后面。在录制完成一个多星期之后，歌曲文件被误删掉了。





当时已经录制完成的《凤凰花又开》的六个声音文件保存在了录音师的硬盘里，正当录音师打算把歌曲传给李戈的时候，一个不小心错点了一个不小心“硬盘格式化”。

“所有音乐文件全都消失了，连他硬盘里面 80 个 G 的歌也全都销毁了。”想起这段故事，李戈还是觉得浑身冷汗。最后束手无策的众人一个电话打到美国苹果公司总部（笔者注：当时录音师使用的电脑是苹果系统），苹果告诉制作团队，看看能不能到北京的国家信息中心进行修复，如果国家信息中心都没法修复，就没有办法了。于是众人带着硬盘和设备一路奔袭到了位于三里河的国家信息中心，“然后恢复了两天，文件找了两天，把那六条文件找到了，”李戈说。故事的结局终归是皆大欢喜。

接下来的故事就广为人知了：校庆专辑发行；当时还相当青涩的陈楚生来到深中十大歌手作为嘉宾献唱，想不到转眼就斩获了 07 年快乐男声的冠军；一届又一届的深中人，也就年复一年地在凤凰木下，传唱着这支歌谣。

“原来校歌也能如此亲和，原来校歌也能在 KTV 的点歌系统中出现。”一位 10 届的学长，在毕业后的回忆文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李戈想是完成了她的夙愿，她的的确

确创作了一首独一无二的校歌，这首校歌成为了深中骄傲的烙印，更承载着了每个深中人在凤凰木下独一无二的记忆和青春。

对话李戈：音乐是生命的返璞归真

“我的未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NW：当时你为什么要从西安来深圳？

李戈（以下简称李）：我个人的个性里面比较崇尚自然、纯真、自由这样的东西。因为整个家族都在西安这个古老的城市里面，你周围的老师、家长都会形成一种很传统的氛围。这样的话心理上就非常压抑。

我之前的单位很无聊，国家单位，不用演出，我就挂在单位里作为琵琶演奏家。我每个月六号领工资，每周星期三早上去点一个名，一个月不用去上班。但我觉得未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弹了一辈子琵琶，教了一辈子学生，在家里住了一辈子了，那以后的几十年我还要这样子吗？

古城的东西跟这里也完全不一样，古城的色调就是灰的，城墙是灰的，树枝到了冬天就没有绿叶子。我一辈子都在这样家族式的单位，父母按点上班，回来按点睡觉，跟你说的话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也

不想在那找个人就这样过一辈子。

在深圳我也教学生，但是性质已经不一样了。这次我可以有选择，因为我已经独立了。我当时是捧着铁饭碗的，我也可以这样捧着一辈子，可是我觉得这样很无聊。我很渴望很多人一起活动、一起演出，不同的音乐家，不同的风格，不像我们单位的那种排辈的僵化体制。

总之，我觉得深圳很适合我们这些有自己思想和追求的人。我来深圳好几年我在西安的公职还保留在那里，我们单位想着我玩几年就回来了。但是我已经不愿意回去了，太无趣了，根本没可能把自己再埋在那个古板守旧的坑里埋一辈子。我可能是骨子里叛逆，表面上很乖的那种人。

NW：你觉得自己来深圳这几年最大的变化什么？

李：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深圳有知音。就我个人来讲，电台也好，电视台也好，包括深中，都是因为有知音我才会创作出这些作品的。没有知音你怎么能去创作，去交流、延续下来？鹏城歌飞扬，深中，香蜜幼儿园，其他的一些歌手，以及我的学生（都是我的知音），我结婚也在深圳。总之在这里有了解你，理解你的一群人，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也是从这两年开始我的琵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因为人慢慢静下来了，沉淀下来了，回归到文化这一块。

NW：假设你要离开深圳，你会去哪里？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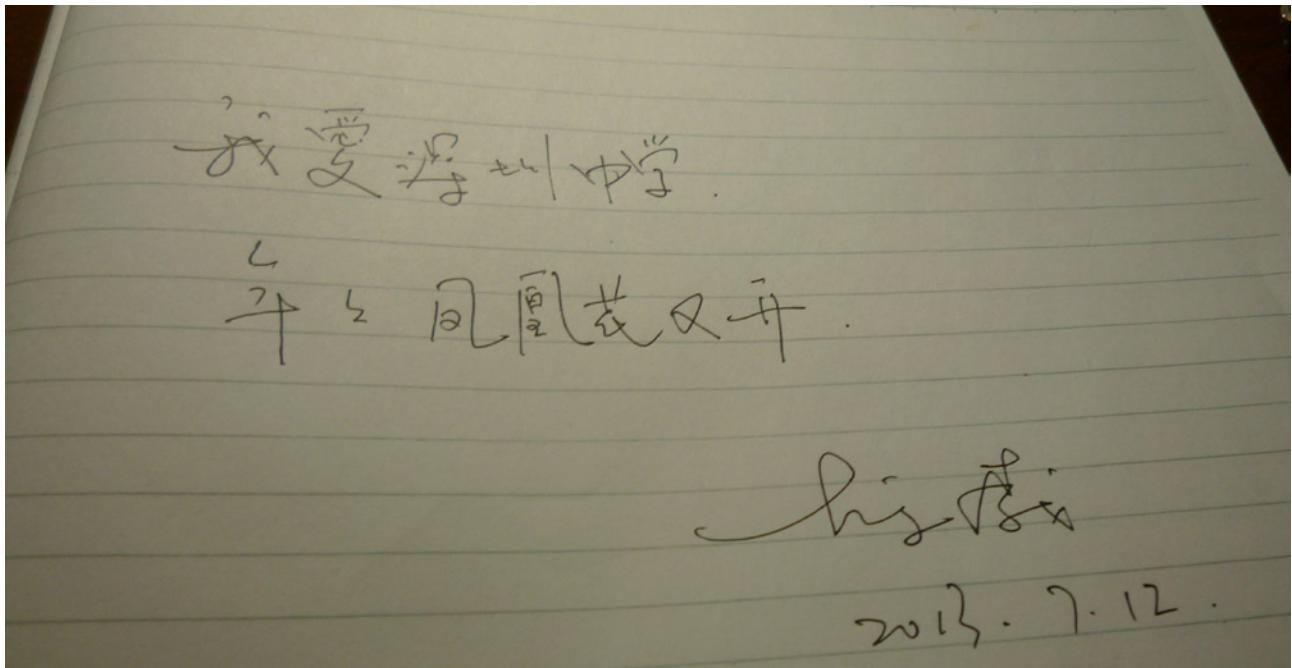
李：我觉得我现在无论去哪里，我都还是会回到深圳的，觉得这里最适合我。我有一大拨朋友都觉得，活在深圳才真的有家的感觉。虽然这并不是你的故乡，也许未来你也不知道在哪里定居，但是我们人生的这个阶段活在这里，归属感就会强烈一些。

至于为什么会有归属感，这个问题的思索可能还需要若干年，现在还答不出来。你在这里的时候这里的感觉并不是特别强烈。等你去到别的地方，你再回来的时候，你从口岸过来，看到深圳的路，你就会感觉“回家了”。每次都依然如此。

“你知道你有一种使命”

NW：当时为什么想要学吉他？

李：第二专业啊。我们是音乐学院附中直接升到大学的学生，到了大学就必须学第二专业。我本来是想学古琴的，正巧那一年买不到乐器，因为古琴很难做，要求很高。当时和现在的要求不一样，现在劈块木头装几根弦就能叫做琴了，



三千五十一万都有可能。但是在 90 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古琴还没有被认证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是特别特别冷门的，那一年我选修这门课的时候琴也少，老师也少，教材各方面都奇缺。这种情况下吉他就比较热门。老师就跟我说现在我们学校有吉他这个专业，你可以去选修，也是一个新的专业，古典吉他。

NW: 你说过自己把唱歌当做第二职业，那么第一职业是弹琵琶？

李：使命啊！要弘扬这种延续几千年的文化。上次在招商局有一次会，很多老师从国外回来，都在国外呆过二三十年了，后来他们一听我弹完琴就说，“我今天终于以作为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原来中国还有这么好的东西。

我现在就在追求，怎样弹、弹什么，才能让大家都知道，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中国文化。真正的文化精髓，是凝重的，宽广的，承载着很多历史的，跟技术和情感完全是结合的。当那种凝重的文化就在你这个琴里面响起时，你就知道你有一种使命。

我愿意从孩提时代给他们灌输音乐的这种感知，这同时也是我（写歌）的一个使命。我希望以后的人们再教他们的小孩唱这些歌的时候，能够抱着一种纯真和美

好的心态，不是假的，不是装的，是真的美、真的好、真的宽广、真的有爱。一个作者他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他的创作不是为了牟利、不是套入一个模式。

音乐是纯粹心灵的呐喊

NW: 有没有特别喜欢或者特别给你启发的音乐人？

李：其实我喜欢的音乐人可能根本就不出名。有一个歌手他可能一生只出过一张专辑，然后他就去世了，但是他那张专辑他是用他的生命去做的，即使它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都能喜欢的。因为他是用他的生命能量去凝聚的，并没有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种人群的心灵上能产生共鸣。（有点曲高和寡？）对，因为他的思想境界已经和世俗的脱离了。他音乐的精华是吸取的东西，可能是我们追求到最后才知道是最珍贵的。我们在芸芸众生当中并没有太重视最终那些纯粹的东西。我比较喜欢的是这样一种音乐。

有一首歌我永远都会记得它的名字，那首歌特别震撼我，叫做“*I'm dying*”，“我正在死去。”那种情感是非常真实的，他创作出来的音乐也是非常舒服的。可是我们在中国大陆不可能宣传这类的东西。凡是这种最真实的、最能打动我的、真情流露的，用他的音乐语言能贴切的去表述

他的情感的，这样的音乐是我们音乐人之间最应该互相感受和交流的。

NW: 假设小时候没有这些系统的音乐训练，你还会做音乐吗？

李：我可能会从事文学吧，因为我从小对文字（比较敏感）。我还是比较擅长情感的表达这方面。

我想一个歌曲应该是源自于真实的情感，源于当时那一刻的感动。当时写《凤凰花又开》的时候我不会想因为这是深中校歌，我就要把它当成一首校歌来写。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它的那种思想和情感的流露就会受到一些限制。

音乐本身这个东西不是功利的。如果基于“我要成名”“我要成为巨星”这样的想法去做音乐，做出来的就不是纯粹的音乐。音乐就是让你每时每刻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去感动别人的东西。这个东西是非常纯真而纯粹的。试图用音乐去达到你的什么目的，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不管哪种类型的（好）音乐，它一定是纯粹的。也可能有一天我的音乐被某个公司包装推广出去，但这并不会影响我写音乐本身的冲动，不会影响到我写《凤凰花又开》的状态。

NW: 听说网上有很多人叫你音乐女诗人。

李：对，听说过这么叫的，因为我特别喜欢文学。我小的时候别人都在玩的时候，我在看宋词。我很从小就喜欢宋词。我看宋词不是因为要“增强我的文学修养”才去看的，我是真的陶醉其中，觉得咀嚼每一首词回味无穷。像“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我就会去理解，深入这种意境当中，就会觉得实在是太美妙了，会去享受。

我看词不会专门去记作者啊，年代啊这些东西，我会比较注重词的语言本身，那种长短、韵律、搭配，语言的那种美。

后记

木桌那一头的李戈，谈笑风生。对于十多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回忆，她都能信手拈来；对于自己日常生活中那些难以捕捉的细微感触，她也能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述出来。在她的一言一语间，你可以感受到一种可触碰的真实感，一颗音乐人的赤子之心。

是的，赤子之心，她的所言所行仿佛就是在生活中实践着这难得可贵的四个字。她的身上带着古老的长安城所赋予她的历史和文化气息，但我所能看到的那个最终坐在我眼前的她，始终向我阐释着的两个字，叫自由。

我问她，如果用三个词形容自己，你会用哪三个？

她的回答是，“简单、自然、随性。”

忽然想到曾经生涯规划课做过的一个小测试，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六个不一样的岛屿，诸如自然原始的岛、美丽浪漫的岛、深思冥想的岛等等，借此检验我们的职业倾向。我本以为像李戈这样的音乐人，是该生活在第二个岛上，和那里的艺术家们共乐乐的；然而我没想到的是，原来她始终属于第一个岛屿，因为她天性如此。

采访的结尾，我请李戈为深中写一句话。

她想了想，写下：

“我爱深中，年年凤凰花又开。”

站在《凤凰花又开》背后的李戈，就是这样的一个女音乐人。真实，不仅是她音乐，更是她生命的关键词。而音乐，在某种程度上，早已为她的生命打开一扇大门，指引她走上通往灵魂解放的路，返璞归真。

致我们开始忘却的毛病

文 / 一名

几年前“独生子女”这个词在大众眼中还略带贬义，它被用来形容那些“小公主”“小王子”的任性、自私、幼稚、蛮横。而现在在人们的谈话中，“独生子女”这个字眼中的贬义已经淡化；如果没有特殊的语境它应该是中性的了。其实这种改变并不是我们能拿来炫耀的。现在，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长到了当年第一批被批评的独生子女的年龄。我们较之从前的他们，是改掉了任性，自我，幼稚吗？显然不是。唯一不同的是评价我们的媒体都换上了与我们同样的独生的新人。由于自己也身处“独生子女”这个群体而或多或少偏向袒护自己而已。大家说的少了，我们也就渐渐忘了原来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毛病。

自我

她有点胖，倒是不惧怕穿短裤露出那短截短截的腿。两条马尾扎在脑袋后。见面了，瞪大眼睛挥手跟你打招呼，然后再戴回耳机听自己的音乐。一看就是个精干的人。

一开始注意到她，是在开学不久的演讲比赛上，她是评委。那评分时可谓是公正客观。她打分不像有人一概九十往上加——分不出档次，低就低，高就高。别人演讲得好，她说，演讲得扭捏矫情了，她不矫情，照样说，管你认识不认识。她是有思想有内涵的。“不，我觉得你……”，“不，难道你不觉得……”评论起来还是头头是道。

班上要什么评委都找她，冲的就是她那股子“劲”。

也不是当评委才这样，她也许生来就带着这股劲，直来直去。比赛结束了，吃完饭回班晚自习。爬了几层楼，教室里空调22摄氏度开着，热了，她一个人打开风扇呼呼转。自己坐在教室里久了凉快了，别人再开了风扇，冷了，她一声“同学帮忙关下风扇。”。

她也不是不问别人，只是时间久了，别人也只是相视一笑不好意思说什么，她干脆就自己动手。

晚自习课间打电话更是“气魄非凡”。左手拿手机，右手转笔，眼睛看着桌面的数学题，“嗯，嗯。”“对。对。我要……”细听之下才知是跟父母讲话。

这性格，你真是惹不得。晚自习下课聊天，观点不同了，她一个“不，我觉得……”“不，难道你不认为……”说得你不知道该在怎么平和地讨论下去。有时聊天，坐在别人桌上一不小心把桌上书弄倒。一问“谁的？”，一知道是她的便只能自甘倒霉，再一看她不在附近，又庆幸，赶紧按原样摆回。关键时候更别惹她，若是丢了她的复习资料，赶紧赔礼道歉找其他的资料予以补偿，只能在她的眼神下暗自后悔：

“我当初怎么就借了她的。”“我当初怎么就借了她的。”

不合群

他与平常人都不一样，或者说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个怪人。第一次见面，他就开始跟你说他初中的故事：“我是会偶而写写诗，毕业时我们班女生都找我写诗。我还……”。你听到这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是第一次见面也不敢乱下结论他是个爱炫耀的人。你才开始打量他，他很瘦，很黑，连嘴唇也是发乌，偏偏这么黑却戴着一副亮色眼睛。那眼镜旧旧的，框很小，怕是小学配的了，里面透着他更小的老鼠眼。他说完便笑一笑，歪坐着，像一只蚯蚓。在以后的相处中才知道他是个少言的人。

上课的时候他不听，一觉睡过去。睡觉本来也该挑舒服的姿势，

可他也不好好趴桌子上睡，偏要歪坐在一边，把头深深地埋在座位底下，让人看着都觉得难受。老师看见要让他答题，他即使没有听过课，想几分钟后也能说个所以然。见到难题，会笑一笑，说句：“好好玩哦。”唯独如果语文课要写作文时，他有时应付不过来，写不到八百字。他就拿着试卷给老师，解释说：“呐，最近手感不是很好。”

放学了，他就精神，他中午常不吃饭，直奔电脑开始看。有时就一杯饮料一包饼干。他要把饼干屑用手指舀出来再添干净才罢休。一边舀一边看，不时拿出他文具盒里的一张小纸片，划着什么。原来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针眼般的小字，那全是动漫和轻小说的名字，他看完一部就划掉一个。对小说动漫的热情到是可敬。

别人要用电脑了，羞涩得还要看看他脸色。难得来了个人抢了他的电脑，他就呆在你旁边看，是不是还“出谋划策”。你烦了敢他走，他不急。他摇摇摆摆地走到同学前，说着什么：哎呀，我不懂什么做人的道理啦，我没什么礼节不会做人啦。然后顺手拿起别人的手机开玩，手机游戏也可充数。

要是手机主人也有事要用手机了，他还可以看你玩。“反正我有的是时间。”他先远远看见你拿着手机在摆弄着什么，就把手背在身后，无声地走过来，然后停下，身子一弯，像鞠了个九十度的大躬，把脸凑到你的脸旁边，不看你，看屏幕。距离之近真是让你觉得恶心。然后你起一身鸡皮疙瘩。

在人们的印象中，人好歹都有几个朋友。却不见的他跟谁熟。你跟他也不熟，也不敢妄下评论：说他没什么朋友。看到他在电脑前看到动情处的傻笑，你也只能说：

“只是到现在我都还没发现他跟谁好而已，肯定还是有朋友的。”

不近人情

他的作息很规律，早上早早起床开始学习，晚上十一点熄灯后睡觉不喜欢舍友聊天吵闹。其间就是吃饭上课写作业，吃饭上课写作业了。只是他做作业时别打扰他，不然真会跟你吵起来。你想作息这么规律的人应该穿着整齐吧？不然，他校服的三颗扣子常常全部忘扣，领子也常翻起，不是为了耍帅，是他自己不在意罢。

就像是对他衣着不在意一样，对自己的物品也是这样。早上来学校看见桌上有别人的东西，没写名字，一问知道是他昨晚自习坐过这，还给他。接连几次都是这样。他可谓是走到哪丢到哪。有时候借了你的笔，没有还给你，也不是他故意扣下。提醒一下他，他还给你，傻傻地笑一下算是道歉。他算是不在乎那么多吧，课上提问大胆积极。这点到挺招人喜欢。

作息这么规律的原因也很简单，他除了学习好像真没什么其他事，想乱一点都难。好不容易有几次集体活动，他也嫌麻烦找借口推脱掉了。那个漂流本在他手里扣了三个星期，硬是没有憋出几个字。多少有些不近人情。

上次很多人看见他在打电话，用的是家乡话。我听不懂。但可以看见他情绪激动，眼睛里眼泪打转。赶紧绕路，避开。

事后，同学私下里好奇地小声讨论一下，都不知道原因。原来，是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起。

后记

现在说起独生子女，你想到了什么？是不是隐隐约约想起几年前还有人说独生子女的“坏话”，但现在都大声地说独生子女也蛮好，就像对待“九零后”这个词一样。这样说，不代表他们就没有好处了。时代让他们有了更强的判断力，有了更强的创造力。当然也有一些毛病，只是现在的媒体人往往闭口不谈。独生子女的毛病肯定是有的，不谈不代表这毛病没有了，更不代表人们可以渐渐忘了原来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毛病。上面的事情就事论事，不针对个人。

致各读者、文中涉及人函

亲爱的各位《涅槃周刊》读者

本人系深圳中学学生权利特刊之《浅谈宿舍管理“3.0”》作者，该特刊于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在深圳中学校园内发售。

本人为文中不实消息作出解释和道歉，并恳求被涉及人之原谅。

文初之“王校长发言”实为本人记忆混淆，于开学典礼演讲时走神以及轻信微博、微信上部分人所言，所总结之不实消息。

文中则存在输入错误。一为“中午十二点五十分以及下午六点三十分断电……”处，“十二点”实为“十三点”；二为“再来是一个非常小的问题，十一点半以后断电……”处，“十一点半”实为“十八点半”。

本人深表歉意。本人未审稿，便匆匆将初稿上交了事。由于特刊发行之紧急，错漏之处无人纠正。给文中当事人带来极大名誉上之误解。特此说明。

阿善
时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三日

基建工程兵的深圳故事

采访、文 / 吴言

前言：基本建设工程兵，简称“基建工程兵”，是我军保留时间最短的兵种。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1日开始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1982年将其撤消，该兵种仅存在了16年。基建工程兵被誉为“第一批来深的开拓者”，为深圳的建设贡献出了强大的力量。现在的他们，大多已是五十岁左右。

拓荒牛是深圳的标志性雕塑。人们称赞它粗犷雄伟，是改革开放中拓荒者刚毅和力量精神的象征。然而，身为拓荒深圳的力量之一，基建工程兵却少为人所知。近年来，一些媒体针对基建工程兵进行了报道，如《深圳二万人的痛苦与尊严》、《荒芜与繁荣》，才慢慢把他们摆在人们眼前。

阎叔是来深二万名基建工程兵中的一员。他一九七八年当兵，一九八三一月年来到深圳，户口也一并迁了过来。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取消了基建工程兵兵种。“真的连总指挥部都拆掉了！”阎叔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

初识深圳

现在，大批大批的人来深务工。而他们大多是与广东相邻的湖南等省份。相比之下，阎叔的家乡就要遥远多了。阎叔来自内蒙古，一九八三年娶妻，过的本是骑马吃肉的草原生活。

说起阎叔当兵的动机，那也真是简单：

“不是说当兵光荣吗？于是我就去了。”

一九七八年，阎叔在辽宁参军。几年后，他被分配到基建工程兵这个兵种。一九八三年，阎叔提着一床被子，几套军装，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坐上了来深的火车。想不到，这一来就是三十年。

这趟火车，是一趟拉货车，同他们一同来的，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种牲畜。车内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下车的地方阎叔现在还记得，是在现帝王大厦的附近。那不是什么正规的火车站，而是一个有着各种养殖场的地方，为的是方便给人卸货。一下车，他们直接奔向了他们的住所——一些草席棚。一路上，可以看到有的当地人已经盖起了平房。

就只有几件军服来回换着。如果你那时跟他们说：“你们是在建设深圳！”，那时的他们也只会茫然地看你两眼。因为就算是他自己的未来，他也一点都没有打算，更何况这么一件大事。

当兵，转业

在成为基建工程兵之前，阎叔是一个建筑工，当基建工程兵也算是做老本行了“当时哪里晓得那么多，别人怎么说我们就照做。都不知道基建工程兵是做什么的，更没有听说过深圳了。”

那时的深圳，跟农村没有任何差别。而建设深圳，就是他们被加诸于身的“任务”。

他们干的活跟现在的建筑工人没有什么差别，甚至更为艰苦。“现在的他们干活时还有机械帮忙，我们那时可全靠人力。”纵然环境艰苦，在他们的努力下，高楼大厦还是以极快的速度拔地而起，包括深圳电子大厦在内的一大批深圳著名建筑都是他们的杰作。

1983年9月15日，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阎叔刚吃过早饭，就收到了上级的通知：全体人员穿上军装，前往团部驻地开大会。一个简易的主席台，正中悬挂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军旗，现场气

氛庄重、严肃。这是基建工程兵三零四团将举行的隆重集会——向军旗告别，

“大会约9时30分开始，全体起立！立正！敬礼！当我注视着军旗，举起右手，在敬这最后一个军礼的时刻，我的心情和过去敬军礼时的心情是多么的不同啊！”

这是一名基建工程兵在接受《深圳周刊》采访时对当时的回忆。

待他们脱下军装，猛然发现已经没有基建工程兵这个兵种了。二万人瞬间失了业，转业变得迫在眉睫。

于是，阎叔所在地成立了一个公司。前前后后，阎叔做了机械安装、电梯，空调等工作，都不是什么复杂的活。

“那时真是过一天算一天。”

有的基建工程兵过着食不果腹的乞讨生活，有的只能每天喝完粥就躺在床上压床板。阎叔也只是领着每月八十余元的生活费勉强过活。1985年台风事件后，在政府支持下，各公司才陆续盖起了宿舍楼，每套房子往往都挤住着两三家人或十几个单身汉。

一次，住着基建工程兵的宿舍突然停电。于是，基建工程兵心中的不满一下子全都爆发了出来。一片怪叫后，砖块、花盆、酒瓶、纸箱、木条之类杂七杂八的东西一股脑地从阳台、窗口如冰雹般砸下来。楼下铁皮棚先是鼓点似的乱响，接着传来沉重的破裂声，最后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塌在地上。

直到一九九零年，他的生活才开始慢慢好转了起来。阎叔把他的妻子从内蒙接来深圳，直到现在。

三十年之后

三十年之后的他们，都已经五十岁了。混迹在人来人往的深圳，他们的过去很少再被人提起。他们也大多退休了，生活跟其他老年人没有太大的差别。早上起床、散步、喝茶、消磨时间、吃饭、参加老兵会、聊聊过去……唯一的不同，可能也只是他们被媒体赋予的“深圳开拓者”的头衔吧，尽管他们自己都不大在意。

“你觉得深圳三十年来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原以为，见证了深圳巨变三十年的阎叔会有很多故事想说，也会有很多感慨。可是，他给的回答却是极其的简单，甚至可以说是苍白：

“就是全都变成了高楼大厦。”

深圳三十年当然是巨变。当初的基建工程兵有成立公司并做大做强的。当然也存在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生活的人。然而最多的也是像阎叔这样的，转业后做些小活，退休就只打算在深圳好好过着。

“没有想过要回内蒙吗？”

“也想回去啊。只是内蒙太冷了，已经习惯了这边的生活。”

网上也有要为基建工程兵提议，说要给他们更多补贴的帖子。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下文，但好歹也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吧。

深圳巨变三十年，基建工程兵三十年，当时身在壮年的人早已不年轻，那时在未知中把握命运的故事也早就成了回忆。说起他们这段心酸故事，也许只能供他们自己笑笑。只是没想到的是：本来是过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子，现在却过了一年、两年，最后变成了三十年，也许还会更久。

笔

文 / 余伟

上 三年级的时候我得到了我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支自动铅笔。三块钱，我存了一个星期。那时候一天只有一块钱——是用来吃早餐的。为了买这支自动铅笔每天早餐只吃一个白馒头。

那天去买自动铅笔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从口袋中掏出四个五毛的硬币和一张一块的纸票子，像做贼一样，和校门口的小卖部老板进行地下交易。不得不说那支自动铅笔真的非常漂亮，上面是黑夜星空下面是蓝天白云。那支自动铅笔陪伴了我整个小学的时光。我格外珍惜它，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会拿出来使用它。

上初中以后我就没有用笔盒了，拿笔都从书包里面摸一摸。但那支自动铅笔一直放在我认为的书包里最重要的位置，它就像我的守护神一样。

我想这支笔应该是我自身要求“探求”的一枚钥匙，我想去了解，我想去记录，我想写下来。所以之后我在日志中这么写着：“我所能写下的东西恐怕还不到我人生的十之一二，我仍握紧手中的拙笔，想把我心中的那些点滴，一点一点的记录下来。”

即使这样我还是迷茫。

回味自己曾经的初中生活，看来是那么乏味。虽然看上去成绩过得去，在学校也是一副乖小孩模样，不惹事不招摇不张扬。但有一点我深深的感觉到——那就是“了解”。我渴望去了解——了解自然，了解世界；了解群体，了解个体。

这也是高中以后，我不断改变自己的原因——只有不断去改变自己，才能更好的去了解他人。

可是我的力量太小。

机缘巧合，因为高中的某次会议，我认识了程瑞祥。听罢他的蓝图梦想，我选择加入 Spreader 这个团队。一开始，我仅仅是作为一个新人，在开集体会议的时候，我听他们说采访经历，学习怎么去采访别人，了解那些采访过程中的注意事项。那是这个团队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团队还没有定下名字，没有定下 Logo，一切都是初始的模样。

那时候，就想着要用我手中的笔，撰写下一位有梦想的人。

“据云，随笔在拉丁语中意为尝试，蒙田随笔就是取的这层意思。尝试，意味着未完成，意味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广大的层面探讨同一事物，意味着对现存秩序的怀疑、否定和颠覆。随笔的生命在于随，这种文体最充分地体现了个体化的原则，反必然，反完整，反规范，反终极，反体系，是一种不断生成的文体。鲁迅辩护杂感，本雅明赞赏断片，都因为随笔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自由、批判的精神。……可见随笔一词，本身便意含了选择的自由。”——《旷代的忧伤》后记

这是我用在我采访文稿中的一段话，现在我同样引用在这里。我们这个团队，正在一次尝试，我们记录下现在优秀高中生的想

法——这就好像我们是点亮灯塔的守灯人，我们用光芒来指引你们走向伟大航道。

同样的，这本书的出版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我们找完了深圳全部的出版社，几乎没有一家出版社向我们递来橄榄枝。后来，算是偶然有一天，李佳育告诉我：“和出版社谈成了，我们开始修改一下文稿，准备签约的工作吧。”

那个时候，临近期末，每一天都是浑浑噩噩的渡过。一方面要为出版社的事情焦头烂额，另一方面还要顾及将至的期末考试。总之无论哪个方面，都处理的非常糟糕，同佳育那边也有了不小的分歧。

听上去是那么狼狈，现在想起处在那段混沌的时光，就觉得自己就好像刚从泥淖中救上来的遇难者，捂住胸口大口大口的呼吸——“差一点就上不来了”，这样的心态直到现在都使我心有余悸。

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那一枝自动铅笔，那一枝从黑夜到黎明的护身符。

即便它不在身边，我与它的羁绊也不会消失的。

“现实虽然让我们迷茫，但也让我们成长。我们拥有青春的力量，正因此，眼前的困境是如此微不足道，实现梦想有着无限的可能。我们一直坚持的，正是相信每个人都有翅膀的信念，正是帮助身边的人飞起来的决心。现实虽然让追逐梦想的人活得很累，但只要看到那些成就梦想的卓越前辈，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大有希望。——前言”

想起那相连的羁绊，就会觉得自己大有希望。

那个时候我就站在深中天桥上，看着底下的车那么驶过。好像回到了初中某天晚上，因为学校补课我不得不赶晚回家。那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站在红岗天桥上，周围都是要趁天还没黑之前赶着回家的小摊贩或者上班族。那时候我想起我的语文老师曾经跟我说过，她看着这些车流，车尾的红灯连成一片，一点点的向前流动着，就觉得不再迷茫。

——你朝着你的方向，你的光芒，一直走一直走，还会害怕找不到你心中的目的地吗？

好像心中的那一枝自动铅笔回到了我的手里，好像阴霾的世界之中有了光。

直到坚持到了现在，我们不仅是要将这个梦想实现，更要将这个梦想传承。我们把刚开始格格不入的棱角收起，换成一块坚固的磐石。我们要成为一个阶梯，让下一届继承我们梦想的人更加坚定的走下去。

“这不是一个属于梦想家与梦想的时代。但正因无人有梦，我们才应追寻梦想；正因缺少希望，我们才应胸怀憧憬；正因黑暗遍布，我们才应寻找光明。倘若寻不到那领我们走出黑暗的光，抑或那光不再闪耀，那就由我们自己，来照亮世界。”——江学勤先生”

愿意与我们一起，来照亮世界吗？

注：这是一篇广告。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来介绍，Spreader 团队以及文中所说的“这本书”。

简介：

Spreader 团队是由深圳中学学生创建，深圳高中生自主经营的出版项目团队。通过高中生的口吻，以出版书籍的方式向社会以及同龄人传达当代学生的经历与思想，并激励更多的学生在追求优秀的同时发现自我，投身到实现自我价值的事业中去。

建立这个团队的原因：

学生一直是被教育者，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我们都处在被动的状态，然而伟大的知识不能仅限于课本的内容，学生所经历的事情、从中的感悟、他们的成功与失败的案例、他们独特的思想、他们的奋斗、他们的梦想，这些都是宝贵的知识，并且是值得被更多人所了解，所学习的。因此我们学生要从单一的被教育者变成主动的教育者与学习者，从中释放出一代人的创造力与领导力。因此有了 Spreader 团队，我们要谱写的不仅是简单的人物历程，而是他们成绩背后的真实想法，或许也曾迷惘，但是都走过了相当艰难的心路历程。我们要谱写的是大家寻找真心与正路，并且最终展翅飞翔的历程。这不简单，但却非常美好。我们知道现在慢慢改变，对现实不再逃避躲闪，同时也再被绝望压垮，因为我们不孤单。

正如同我们团队的名字，我们是传播者，传播学生的经历，学生的思想，学生的特质，学生的奋斗，我们要在学生心中燃起那追求梦想的星星之火，看它愈烧愈旺，直到有一天燎遍中国这片土地，直到有一天看到新生一代的崛起。

我们团队的“这本书”：

我们要求每一名参与采访工作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用心去交流，领会，理解，并用一种朋友、倾听者的姿态去引导、触发被采访者，使其回忆自己的青春、往事，阐述自己的真实情感，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

我们将会挑选优秀的笔者，在采访现场进行记录，采访过后对所记录的资料进行主题分析并撰稿。我们要求每一名笔者不仅描写被采访者的经历和思想，更要加入自己独到深刻的见解，将鲜明生动的人物摆在每一个读者面前。

文章会被审核修改多次，直到每一篇文章的内容能够有序地串联在一起，产生共鸣，并触动读者的内心，引起他们的欢笑，思考，感悟，带给他们希望和前进的动力。

采访的对象：

我们采访了十五名优秀并各具特色的优秀高中生——

雷琛旸、程瑞祥、关镇、雾镇、
刘嘉柠、杨粤祺、黄潇锐、张丁允、
余舒欢、若樱（化名）、杜卓伦、
蒋雨蒙、夏宇洋、赵慎尧、徐艺嘉。

注：对 Spreader 团队想要有更深了解的同学们，可以通过以下邮箱来进一步了解。

szms.yuw@outlook.com

jessie_jiayulee@hotmail.com

谨代个人
向《涅槃周刊》致谢

捡拾幻想

文 / 目目

“以”自然生态中的野生动物、路易威登经典的皮具和饰品为灵感，没有经过过分裁剪，而是尽可能地活用了包具的原始形状，英国知名艺术家 Billie Achilleos 每一次创作都无所不用其极，运用高超的绘画以及手工技巧，打造出一个奇幻的动物园。

“这场属于路易威登的奇幻动物园之旅，从伦敦启航，到巴黎、澳洲、日本东京，如今来到中国。将从 3 月 30 日起，连续在大连、深圳、武汉、北京 4 座城市进行为期 4 个月之久的巡回展出。让中国的观众与小动物们来一次近距离的亲密接触。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万象城 S101 商铺，05 月 01 日 ~05 月 19 日，相约路易威登的奇幻动物中国之旅。”

——Billie Achilleos 奇幻动物园的中国之旅

站在出入口两侧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很严肃，我小心翼翼地走进“戒备森严”的小屋子里。耳朵迎来许许多多的声音，山泉轻击岩石的叮咚声，微风吹过竹叶的窸窣声，鸟鸣穿过丛林，到达云间。小屋子里的主色调是蓝色，映入眼帘的是一只仿真的鸵鸟，让人瞬间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氛。

进门的右侧首先是简单地介绍了设计理念，变色龙——自我、蟋蟀——聆听……我所惊讶的是把变色龙的理念定义为自我。变色龙为了防御敌人，会随着周围的环境改变自身的颜色，因而得名变色龙。这让我感觉变色龙一味地融入环境里，忘记了自我的特异。而设计师 Billie Achilleos 恰恰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自我、随性，会



路易威登奇幻动物园
TRAVELING CURIOSITIES
LOUIS VUITTON

随着环境改变就是他最大的特色，最特别的自我。

概括这整个展览，就是把包包和动物联系在一起。通过包的材质、形状、用途，体现出动物的模样抑或赋予动物的理念。一路看下去，螃蟹的钳子闪着金属的光，手袋与手袋嵌套出一个调皮可爱的野兔，通过皮包上的花纹来表示甲壳虫翅膀上的光圈……不知不觉就身处在一个另类的动物世界。展区的最左边是一个玻璃墙，里面是用皮革组合成的大熊猫，它身旁还有小竹林相伴。许多人都把这只特别的大熊猫定格在了手机里。

展区里还有不少的动物标本。有游客谈论道：“哎呀不知道这些动物标本是不是真的。”一边的工作人员小步上前解释：“这些动物标本都是真实的，为了与这些陈列出来的艺术品呼应，我们决定展出些动物标本。”

其中这场景的布置也有讲究。展柜里的陪衬物都体现了与代表动物所在的环境，展柜内和展区的天花板上都有灯光，使得展品上的金属部件不会反光的太厉害，又能让物品淋漓尽致地收在眼底。似有似无的舒心的音乐，空调吹出微凉的风，碧蓝的天花板上印着一只不易被察觉的壁虎。

离开之前，我询问工作人员：“请问这些展出的物品会出售吗？”工作人员微笑着摇了摇头说：“不会的。这些东西都是设计师亲手制作出来的，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艺术品。所以是不会出售的噢。”我点了点头表示知晓，想起展览里关于 Billie Achilleos 设计师的介绍：她不认为她是一个艺术家。展区里关于她的简介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只是做一些小东西，”她轻描淡写地说，“轻松、好玩、有点怪异的。”她的设计充满灵感，从大型酒店的装饰折花到剧院木偶，林林总总。

“我是那种看着天上的浮云和浴缸中的泡泡可以幻想出影像的人。”关于 Billie Achilleos 第一个构想到的东西及原因，她是这么回答的：“第一次跟新邦德街店合作的时候，我看到一堆鲜绿的 Verni 钱包，我马上知道就他们适合做一只青蛙。这是我制作的第一只动物，创意来得如此自然，并非刻意设计或策划。我认为这是本人最好的一部作品，因为未加过多雕琢，你可以清楚看清它的‘脉络’，我认为这是它为何讨喜的原因所在。”Billie Achilleos 用她的巧手和无限想象力，把路易威登小皮件巧妙组合，创作出这些栩栩如生的小动物。

或许创意就是从一些幻想开始的，从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开始。别人眼里的小皮包，在 Billie 眼里就是一些动物，从幻想再到动手尝试，艺术从中诞生。在创造者眼中也许这些物品算不上艺术，



但真正的艺术一定是会得到大众的认可的。从 Billie Achilleos 的博客中我还观察到，她是十分热爱动物以及创作的，至于对于一项事业的喜爱对其的推动性，这里就不再多提了。

踏出深蓝色的小屋子，放眼现在的时尚界，是否缺少像这样的艺术家呢？缺乏幻想？还是缺乏热爱？中国人对于国货嗤之以鼻的态度，为何不转变为改变现状的努力呢？在与一次外国成年人的谈话中提及中国教育制度的优与劣，他说，中国的学生在这样的制度下培养出来都是非常有效率的，为了考试，为了不挂科；但是这带来的弊端也是显然的，中国的孩子缺乏创造力，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只是一味地遵循课本，逃不出考试的囚笼；而外国的教育制度又太过于注重创新了，使得有些孩子做事情容易推脱，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在教育里，又该如何权衡培养创新与保持效率之间的关系呢？

试着在生活中把一些东西拼凑在一起吧，虽然没有路易威登这样的材料，但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也会成为让人仰慕的艺术家——或许那个时候，你也会认为自己只是在做些有趣的东西而已。



图片来自互联网。

嫌疑人 X 的选择

文 / 垂旸

一

似是某一日的黎明时分，我又在咖啡馆里看到了 X。临近期末的时候我时常整夜泡在咖啡馆里写论文，周遭都是一派的静谧，只听闻我的手指敲击键盘的声响，连贯而密集。咖啡馆里的女服务生到了后半夜常趴在吧台上昏睡，暗黄的灯光幽幽地透过棉布灯罩，在玻璃之中投下周遭事物的映像。

X 约莫在五点三十五分走进了咖啡馆，他跨过了门槛之后径直向右拐去，坐到了我的对面。他看上去老去了许多，大衣也沾染了许多灰尘污垢，不似我初次见到他时那般洁净明朗。

我们谁也不说话就那么坐了一会，X 脱掉了他黑色的大衣，露出了灰色的羊毛衫，胸口染着大片的褐红色，乍一看就如干燥的血迹，或许是我眼中闪过了一分惶恐，X 说道：“只是些许污泥罢了。”

“你这一遭是到哪里去了？”

“下凡去了。”他说得严肃，因而即使像个玩笑我也不愿笑出声来。

“感觉怎样？”

“你回学校的时候避开街对面那个十字路口。”

“为什么？”

“避开就对了。”

这时我才发觉 X 什么都没点。于是我走到吧台前依着 X 的习惯给他要了一杯开水。X 用手指挑着杯子正正地转了两圈，随即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我听人说过，如果机器坏掉的话我也就不必这样行走下去了。”

“何必要这样呢？”

他沉默了半晌，我以为他不打算作答了，他却又倏然说道：“多无趣。”

“那么你要怎样去做呢？”

“那里。”他指着窗外最高的一幢楼房，“不过机器也不一定会坏掉就是了。售卖我们的人都说我们是不会坏的。自动修复系统或许会让我们重新启动。”

“那又何必去经受这么一遭？”

“也没什么。而且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清零重置了。之后发生什么也就与现在的 X 无关了。”

X 穿上了他的大衣。在清晨的濛濛水汽中，我与 X 走出了咖啡馆。空气中依稀有几分冰凉的意味。X 解下了手中的红线递给我，他说：

“这也是无用的了。既然你那么相信感情这种东西，这也就给了你吧。”

我想开口辩驳，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经过十字路口时，X 又一次跟我说：“你回学校的时候避开这个十字路口。”

随后我们走到了那栋最高的建筑物下面。X 叫我在楼下站远一些，他孤身一人地走进了那栋房子里，转身走进电梯。我在外面隔着一层暗色的玻璃看着他。或许作为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而言我也应该劝阻他，可是我觉得各人有各人的意愿，尊重他的选择也许更好吧。

我的脑海中好似一片空白，过去好一阵我才察觉到身旁有了些许嘈杂。

警车来了，他们围拢在那栋建筑物楼下。我恍恍惚惚地走了过去，看着地面上的一滩血泊和血泊中有些面目不清的 X。并不狰狞，他甚至看起来和先前并无变化，他毁坏了吗？

隐隐约约地，我听到血泊中的 X 有些嘶哑却是竭力发出的声音，只是那声音不再熟悉：

“这里是 X 为您服务……”

二

X 就是在天明时分回到了这座城市。只是他也觉得过去好一段日子了。他身形有些摇晃，或许是先前的创口还未痊愈的缘故。他胸前湿润着大片的血迹似乎还未干透。他看到太阳从地平线的另一端费力地爬升，那么缓慢而臃肿的姿态。

待到天色更加明亮时，他绕过了几道路口找寻以前常去的咖啡馆。以前总是以一幢很高的楼房作为地标，只是这一次 X 看了好一会也没有找到那幢楼房，于是他只得凭借直觉前行。若不是他硬是要逃回旧日的世界里来他本是可以接通卫星网络辨识方向，若不是他执意要逃回这个湮没在历史长河的世界里来的话他本可以完成许多事情，只是他就是这么做了，并无后悔可言。

走到咖啡馆的门口，X 发觉那幢楼房果然还是在的，只是倒坍在地了。连同咖啡馆对面的十字路口一同，尽是废墟。他静默地看着，想找出它是何时倒塌下来的蛛丝马迹，远远地好像可以听闻到警笛的声音。他跃上了废墟的瓦砾堆上，发觉咖啡馆并未开门，想着现下是什么日子，或许店主是放假出去旅行了，也或许是因为楼房坍倒在店门口而失去了营业的心情。

X 来回走动着，听着脚下的瓦砾堆发出吱吱啦啦的细响。他走着，远远地望见街道旁掉落着一个背包，似是以前在咖啡馆里遇见过的那个学生的包。于是他走过去把包拿起来。

背包毫发无损，只是落上了些许房屋倒塌时扬起的灰尘，他看到背包旁从瓦砾堆下伸出了一只僵硬而苍白的手，他看了一会觉得应该就是那个女学生。或许夜晚的时候咖啡馆还在营业而这个学生正要离开，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那栋大厦轰然倒下就把她掩埋在了破碎的钢筋与水泥之中。真是毫无美感的死法。

X 又转身离去。报刊亭开了，他买来一份报纸沉默地读着。哪



图片来源于网络。

里发生了地面塌陷，哪里的大桥断裂，哪里的煤矿爆炸。他扫了一眼标题之后把报纸抛开。

他是可以回到过去的吧。抱着体察人的情感的目的走了一遭，真是幼稚而矫情，倒是不小心见证了不少的死亡。那些人死掉也就算了，越狱又欲行窃的犯人，想要取人性命和钱财的劫匪，只是那个学生死得不明不白。

他在这时产生了一股欲望，他想要回到过去把自己这一行的感受说与那个学生。X就是想这样去做。

于是X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三

X深夜独自行走在郊外的公路上。他没有任何目的地走着。周遭是寂然无声，星辰缓缓地在天空中挪移。

只是别人并不允许他这么漫无目的地行走，于是一群人乘坐着面包车来了。

几个人把X拖上了车。至于是X觉得十分无聊而配合了他们的行动，还是他们几个人合力实在太拖走了X，就不得而知了。结果就是X被拖上了车。

车里昏暗而弥漫着奇怪的气味。X觉得这气味令他十分难受，有些呛人又有些腥甜。他看着站在他面前的那个人，X知道这个人毫无疑问是个劫匪，浓眉大眼染着头发，壮硕的肱二头肌上纹着深蓝色的图案。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呕吐欲望，是他的初始设置迫使他产生这种感觉还是他自发地这样认为就不得而知了，反正X十分讨厌这些藏匿在乌烟瘴气里的劫匪们。

劫匪们扒下了X的大衣，翻来覆去地摸索着，希望能找寻到些许钱财，可是他们却一无所获，于是他们又继而走过来搜寻X身上的物件。X沉默地看着他们围绕着自己搜寻着什么，他们的目光里闪烁着幽暗的色泽，充盈着贪婪与欲念。X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有人

愿意为了钱财而在世上苟活。

X又想起了自己的第一任东家，是一对夫妇。他们把X买了回来并将之启动。那时X还是更为年轻的样貌。那对夫妇满心欢喜地抚养着X，就如抚养着自己的孩子一般。只是X始终是服务类型的机器人，他尽心尽力地协助着那对夫妇完成一切事情，可是无法帮助他们逃过飞来横祸。于是X就这样失去了第一任东家，唯一留下的他们的印记就是X手上的红线。

他似乎还可以看到那个女人笑吟吟地对自己说：

“X，今天是你的生日呀，我来给你系上红线吧。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就好。”

只是那个女人的面目X却有些记不清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记忆与感受会这么接近于人类，就如他从未潜逃回来这一举止，他只是觉得整日看着许多与自己并无任何分别的机器人来回穿梭游荡心里觉得很不舒服，他想回到一个没有机器人的世界里来，而机器人是不应该这样去想的。

当劫匪们最终意识到X身无分文时，他们显得有些恼羞成怒。为首的劫匪掏出一把匕首捅向X。X看着自己胸口淌出殷红色血液，他不感到疼痛只是有些好奇。他知道他们这些机器人是会流血的，他们的躯体就像克隆人一样培育出来，只是核心却都是芯片与精细的仪器。知道自己不会这么轻易地被毁坏，也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是想置自己于死地。他抬头看了看那个劫匪，那个劫匪的目光里没有惊惶，仿佛是这样做过许多次一般。

于是X反手夺过了那柄匕首。余下的只是肉体栽倒的几声闷响。

四

X好端端地进了监狱。他不害怕也不忧虑，甚至疲于为自己辩护。偶尔会被叫去做笔录，他坐在桌子的一侧，另一侧坐着穿戴整齐的警官。

那警官总是会问一些诸如此类的问题：“事故发生时你在哪里？”

“在银行旁边的街上。”

“有看到嫌疑人吗？”

“没有，只看到眼前出现了许多烟雾。”

他也觉得自己这样说毫无依据，别人都会把他当做罪犯了。而后还有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他隔着一层玻璃与记者说话。

记者：“嫌疑人X，这起爆炸案是你参与策划的吗？”

X：“我只是经过了爆炸案现场而已。”

于是电视节目里的大标题叫做“爆炸案嫌疑人X拒不认罪”。

X觉得无所谓，在监狱里有食物有水，只是他还想接着兜兜转转。与他同宿一屋的另一个囚犯每到吃饭的时候都瑟缩着脖子背对着他进食，仿佛害怕自己的食物被掠夺一般。X发觉那个身形瘦小的男人有着异常锐利的目光，每到晚上的时候牢房外有人路过，X总是发觉那个男人的眼睛会狠狠地瞪过去，仿佛这样一瞪就可以消除心头大恨一般。

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那个男人向X提出了越狱的方案。那是一个极为安静的夜晚，那个男人拉着X蹲在房间的墙角对他叙说了这次的计划。X觉得没什么所谓，却还是答应了与他合作出逃。于是他们每天半夜都在房间的角落里挖地道，白天就用砖块盖住那挖开的洞穴，放风时再把挖出来的泥土与碎石丢弃到牢房外面。

数月以后，他们挖到整个身体都可以掩埋在地道之中十余米时，挖土用的铁铲碰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X看准了那坚硬物体露出的裂缝，用铁铲一敲，于是铁皮陷落，他们意识到挖到了地下排水系统。那个瘦小的男人大喜过望，对X说快上去收拾东西马上逃走。

于是他们钻进了下水道，走出几公里之后从井盖里爬了出来分道扬镳。X抵达另一座城市之后停留了数日。他找到了一家酒吧，常在人少的时候光顾，只是不喜欢喧闹的感觉罢了。

一日，X正坐在吧台上看杂志，听到酒吧里悬挂着的电视正播放新闻：

“越狱出逃的罪犯重操旧业失足坠楼……”

那个男人瘦小的身影向下坠跌的样子被街道旁的监控摄像头录下，恰是在X抬起头的一瞬闪现在了电视的屏幕之中。那个男人尖利的嗓音仿佛穿透了电视的音响萦绕在X的耳际。

五

我常在夜里前去学校附近的咖啡馆里休憩。平素我在咖啡馆里坐着，一边吃些东西一边喝咖啡，间或上上网来打发这些无聊而漫长的时光。每次到了后半夜咖啡馆里便只余下我一个人，有时候我会歪着头不知不觉地就靠在椅背上睡着，直到阳光透进了咖啡馆里才会惊醒。

而最近咖啡馆来了一个男人，他常是在后半夜到来，总是一言不发地坐着，捧着一杯开水一饮而尽，随即干坐着坐到天明。一来二去我们都认识对方，只是尚未搭过话。

偶有一次我看着他手上系着一根红线，于是我问他：

“这红线是谁给你系的？”

“很久以前的一个东家。”

他说得极为认真，我虽然不觉得他是认真的却也不好细问，于是我岔开话题。

“你怎么天天晚上到这儿来？无家可归吗？”

“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说我只是闲着没什么事情做。”他说话显得有些呆滞而不自然，但头脑却并不愚钝的样子。

也就这样一来二去我们就天天坐着聊天，总是我在说，他在听。我对于他总是把滚水一饮而尽这一举止而十分诧异，有一回我问道：

“暖，X，你每次就这样把水喝下去，不觉得烫吗？”

“不觉得。只有人类才会觉得烫吧。”

我觉得他一定是在开玩笑，尽管他还是那么严肃的姿态，于是我笑了笑反问道：“你不是人类？”

“嗯，我不是。”

“那你是什么？机器人？”

“对。”

“机器人怎么会能跟人一样说话交谈？”

“反正我能。”

我们也就不再言语。到了翌日早晨我在咖啡馆里迷迷糊糊地醒来以后X已经不见了，我想了想我们的对话还是觉得那么匪夷所思。次日深夜我又见到X，于是我半开玩笑半认真顺应着他的话说：

“都说机器人不懂人的感情，你懂吗？”

“我不认为感情真正存在，从来都只有本能和私欲使然。”

“不，感情存在。你应该多去看看这世界。”

X摇了摇头：“难道我没看过吗？”

“你手上不是系着红线的吗？如果不是有人将感情寄托于你，又怎会给你系上红线呢？”

“那代表不了任何事情。你们人类的生命诞生本就如同机器被生产，亲眷将你们抚养长大就是售后保修，自然是指导你们去做什么事的。对于我而言更是如此，本就是机器，只是辅佐人类生活的用具罢了。”

我沉默了半晌，一方面不知道该如何接着他的话往下说，一方面又怀疑他有精神疾病。于是我只得应着先前的话题说：“我是说你应该多去看看，四处走走。”

“那多无趣。”他吐字清晰又有些生硬。

“这样闲坐一晚上，不觉得更无趣？”

于是翌日晚上X就不再来了。我却仍是常在夜间来到这家咖啡馆，看着淡色的奶泡在漩涡之中与深色的咖啡交融。我说与他的时候全当是玩笑话，至于X是不是真的走了，我也就不得而知了。

指间沙

文 / 垂旸

抵 达敦煌时，我们都要泪流满面。一来是酒店终于有了 wifi，二来是风沙实在太大了。

难以描述我们这一群人在这些日子里保有着怎样的心态，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已然迈出去了，而余下的事物仿佛都微小的不值一提。走出考场的时候下着灰蒙蒙的雨，几乎所有考生都没有想起打伞这一茬。大家有着同样空洞的喜悦，空洞的笑容，以及空洞的步伐。

毕业旅行出发之时，我们拖着大大小小的箱子呆在机场。天气阴沉，云层低矮，同班的阿彻对我说，你看，现在我们受东北信风的影响。我不知道东北信风和阴云密布有何种联系，我只知道我们的大脑依然携带着各式各样的考点，即使当下它们于我们已没有用途。

飞机起飞的时候机舱里会冒出些许白色的水汽。空乘人员把报纸递给我们，飞机飞得较为平稳时我开始翻阅它们。报纸的头条是，高考圆满结束。紧随其后的是大串的各地高考作文题。还未来得及仔细查看，阿彻便将过道里空姐传来的饭食压在了我摊开的报纸上，油渍恰巧遮掩住了“高考”二字。我对阿彻说，干得好啊，阿彻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不知所云。

阿彻是与我同寝两年的舍友，自高二文理分科我们就在一间宿舍。其间历经诸多变故，譬如宿舍的空调损坏，下水道故障，电源起火。最为严重的一次是同寝的另一个女生梨花带雨地坐在阳台窗口，对着楼下重重围观的人民群众哑着嗓子叫嚷道，你们别过来啊，别过来救我啊，再过来我就跳了。我和阿彻二话不说把她拖进了宿舍里，为此校方对我们进行了通报表扬。事后阿彻问那妹子，你是真想跳楼吗，妹子说，我踩在阳台沿上绑晾衣绳，一不小心从护栏的小窗口跌坐了出去，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阿彻说，得，您真牛。

第一次月考的时候，阿彻对着宿舍里的女生们扬言，自己要复习一个通宵。而那时正值刚进高三，大家都还没把生物钟调整好，我坐在阿彻对面的床铺上支着桌板和台灯，待到凌晨三点的时候听见身畔一声巨响，我转过头，看到阿彻体力不支地跌在枕头上，呼噜呼噜地睡得正香。

张贴出来的年级榜单无疑掌控着所有同级学生从心理到生理的健康状况。当阿彻看着第一次月考名次张贴的时候，她说，我要倒着看，这样有惊喜。不过她最后得到的不是惊喜，而是涕泪纵横地在榜单前以头抢地五分钟，以及匆忙赶来的心灵辅导和校医。当晚她回到宿舍，二话不说倒头大睡，自此以后日日如此，待到第二次月考她已排到了我之前，高出重本线一大截。

她现在依然在睡觉，嘴角甚至还沾着航空餐里的饭粒和酱汁。我用报纸把空餐盒包裹了起来，递给往来的空姐。前几行座椅上悬

挂着的荧屏正在播放前几年的高考纪录片，纪录片里采访着某教育局官员，他说，今年的重本线是多少多少多少。我看到阿彻腾地坐直了，随即眼皮刷地张开，说，什么，今年重本线多少，有那么高吗。

抵达敦煌则是几天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我们驮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住过了一系列自称三星级的酒店，在西北尘土飞扬的空气里沾染了满身烟尘，在火车上望着漫漫戈壁百无聊赖地度过了一整日。从火车上下来的时候是接近正午，导游站在火车站口，看着我们一群人东倒西歪地走了过来。他只说，同学们，欢迎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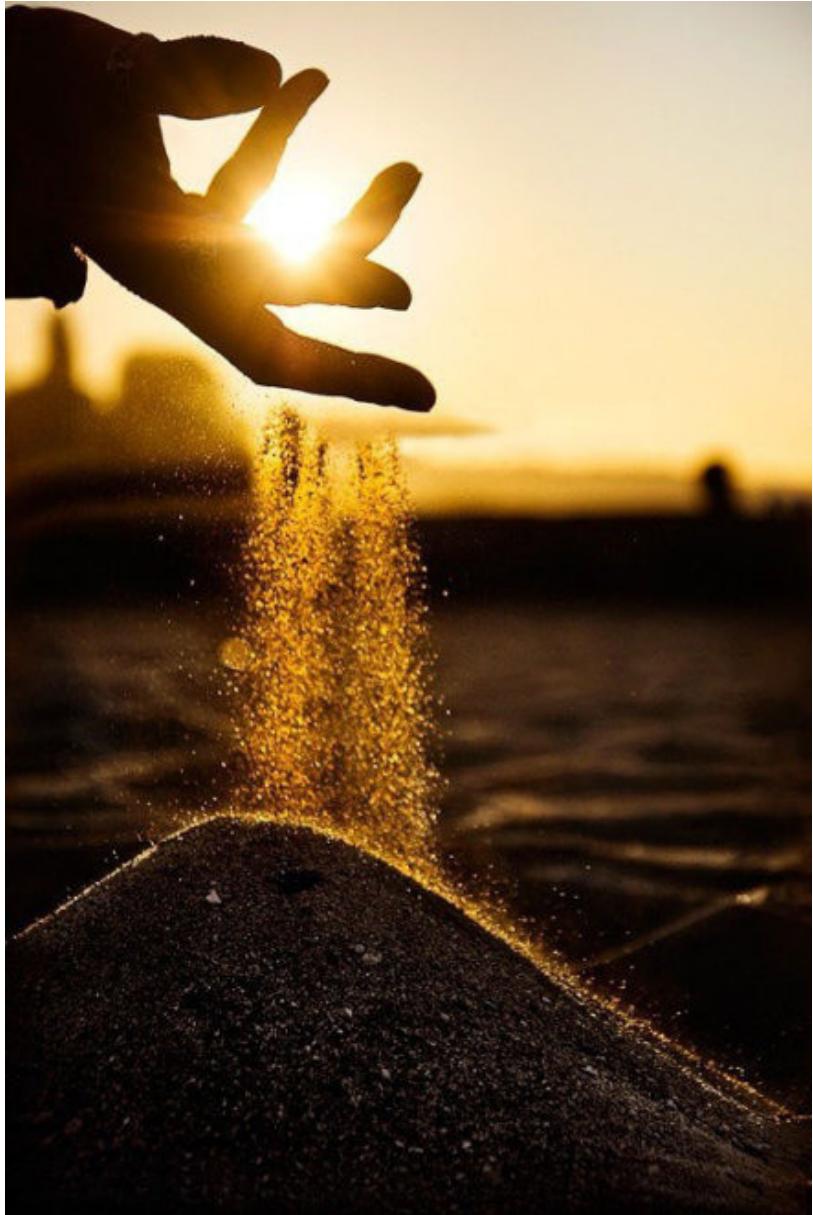
阿彻在下火车之前做好了全副武装。在手臂上涂抹了防晒霜，披上了遮阳用的外套，蒙上了防风沙的头巾，戴上了圆边墨镜。而下了火车才发现事实远不及她所设想的夸张。她在大巴上一边懊恼地把头巾卸了下来，一边翻找着物品，我看到她的背包里还塞着一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的答案，于是用两个指头拈了出来。阿彻看着我拿捏着的册子，吐出一个字，靠，和一句话，这丫还在啊。

直至抵达了鸣沙山我们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道路上便能看到一阵一阵扬起的黄沙。骆驼摇摇摆摆地载着我们上了山，风里夹杂着的细小沙粒不痛不痒不间断地向我们袭来，沙风拂面，浑身不舒爽。最后爬上山顶之前我们尽数从骆驼上下来，踏着先前搭好的绳梯向上走去，阶梯极陡，阿彻走在我前面，她的发丝时不时地从头巾的缝隙里闪现，手里捧着相机一直在拍照。我说，小心你相机里进沙子。她说，那怎么可能，话音刚落，接了一句，得，你再说一遍。

沙子是灰黄的。在灰黄的沙丘之间月牙泉也显得格外不真实。不是接近仙境的不真实，是接近人造湖泊的不真实。湖的外围插了一圈栏杆，禁止游人进入。阿彻把背包丢给我，俯下身从沙面较为低矮之处钻了进去。我说，你别跳进去了啊。事实证明我反应慢了一拍。

在返回酒店的车上，阿彻盖着行李中的毛巾，在我身边浑身拍着沙子。她说，沙子拍不掉了，太多了。我说，你觉不觉得总有一种不真实感，在高考结束以后一直都在。阿彻说，靠，我现在就特别真实。一边说一边持续不停地拍着沙子。我说，你记得以前我们每天去学校后面的公园散步吗，一圈一圈地走着。阿彻说，记得，那是高三除了睡觉以外最幸福的事儿，树特别高，水特别浑，路特别宽，鸟特别大。我说，阿彻你作为文科生怎么言语间毫无文学素养。阿彻说，我的措辞明明质朴又贴近实意，还能怎么样。

阿彻是破罐子破摔的态度了。其实我们大家都差不多。高三开学三个月后我们举办了成人礼，誓词早也忘记了，只是所有人严肃地聚集在那里着实诡异。排列有序的人群让我想起广播操，军训和运动会。都是与紫外线和汗水有关的事物。我觉得我们把此后所有用来学习的脑容量都耗竭了，只余下忘却的份儿。



图片来源于网络。

高考结束的时候我们回宿舍去收拾东西。我趴在宿舍床上打最后一个盹，一切都飘飘忽忽的，灰蒙蒙的天色和刚刚搁置在桌上的试卷。阿彻洗完了澡，头上搭着毛巾走出浴室，长发的发尾从浴巾后面耷拉了出来。她拉开柜门先取出一米厚的练习册，又取出一米厚的试卷，她说，这点破东西够把我们烧了吧。我说，化成灰估计不够。她说，原来我这苦难高三连自焚都不够格。

阿彻打开宿舍门去走廊尽头接水，在门前发现一个扒拉着各个宿舍门口堆放着的书本的学妹。阿彻说，你在干什么呢。学妹说，

捡书。阿彻说，来来来，我们宿舍有文科状元真迹。然后她把学妹骗进了屋里，搬走了她两米厚的书本纸张。

这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想起来却觉得有些恍惚。回到酒店以后我躺在床上睡了下来。高考结束后的第一天我睡到了中午十二点，张开眼睛的时候日光照进了整个房间，我以为我抵达了天堂。第二个瞬间看到了满屋的练习册和书本，于是想起自己只是刚刚离开了地狱。我期待着绵长饱满的睡眠，而高考结束以后发觉高三的睡眠虽然往往不充足，但总是坚实的，而之后的睡眠是虚空的，飘忽的，睡醒以后依然头昏脑胀，怅然若失。

阿彻把我从床上拖了起来，拉进了巴士里。我们到了田野的空地上，同班的几十个学生支起篝火。我们吃李广杏，小小的，黄黄的，一口一个。大家随手扔着杏核儿，烤着羊肉和馕，吃着田地里采摘来的小青瓜。篝火在空地正中燃烧着，明艳而得瑟般地释放着热量和光线。不知何时何故，大家手拉着手环绕着火焰转起了圈，第无数次庆祝高考的终结。火光之中我看到一张一张的面孔，晃动而模糊不清，还有远处漆黑的场景。农民坐在田边看着我们这一群陌生人，大晚上跑到荒郊野岭，疯疯闹闹。

返程的巴士上灯光惨白。阿彻抵着侧边的玻璃睡去了，车子颠簸地行进着，我看着阿彻的脑袋与车子频率一致地颠簸着。车上依然有同学在打牌，过道里牌散落了一地，不知道是不是打牌的人睡着了。四周的田地都是一片漆黑，道路上也只有路旁稀少的路灯，暗淡地亮着。是与原先所处的城市无可比较的冷清。当我们回到了酒店，大家又渐渐地清醒了过来，打牌，看电视，聊天，上网。两件事在我们考虑的范畴以外：看书和睡觉。

在某一间房的两桌牌以外，我倚着窗帘不由自主而昏昏沉沉地睡去了。打牌的人在叫嚷着，二无将，三草花，四红桃。电视里在宣传着，不是三四千，不是一两千，只要九九八。桌上的奶茶和咖啡腾腾地冒出热气，不可遏止地弥漫着窘迫而寒酸的味道。我合上眼，眼前仿佛呈现出了白日里所见的沙丘，灰黄色的，高大的，漫无边际的。面对着它们我不感到困乏，不感到恐慌，不感到愉悦。我只是空荡荡的。

当我再度醒来，我是好端端地躺在了自己房间的床上，阿彻挣扎一般地絮叨着她的梦话，不，不可能，重本线哪里有那么高。我看着日光依稀地散落进房间，丝丝缕缕，飘飘忽忽。阿彻倏然惊醒了，她坐了起来，声音颤抖着说：我他妈在哪？我还要复习文综呢。

邦德，让孩子成为人生的冠军

孙杨语录

人生路上的艰辛与坎坷，是一种考验，更是胜利与成功的“前奏”。因此，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走过去，前面也许就是一片美好的蓝天。

没有辛勤的汗水，就没有成功的泪水；没有艰辛的付出，就没有丰硕的果实。

不是因为了不起，所以才有理想；而是因为有理想，才成为了不起的人。

多一分坚持，就多一分收获！记住一句话：越努力，越幸运！



孙杨

邦德教育杰出学员、公益形象大使
2013巴塞罗那世锦赛三冠王
2012伦敦奥运双冠王

侯斌语录

没有掌声，我就自己给自己喝彩！

当你发现比你优秀的人需要帮助，推人一把！
世界就不一样了。

当你去努力付出，就会有人愿意站出来帮助你。

生命的要务，不是超越别人，而是超越自己。

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

去帮助别人，一起成长，这个国家就会更有力量。

所有大事件都是由小事件组成的，成功属于有准备和不断坚持的人。



侯斌

邦德教育励志形象大使
08年世界残奥会开幕式主火炬手
三届世界残奥会冠军、全球首位残奥大使



Nirvana Weekly

“Through the darkest dark, may we see the light”

“越万里之溟濛兮，见凤之流光”